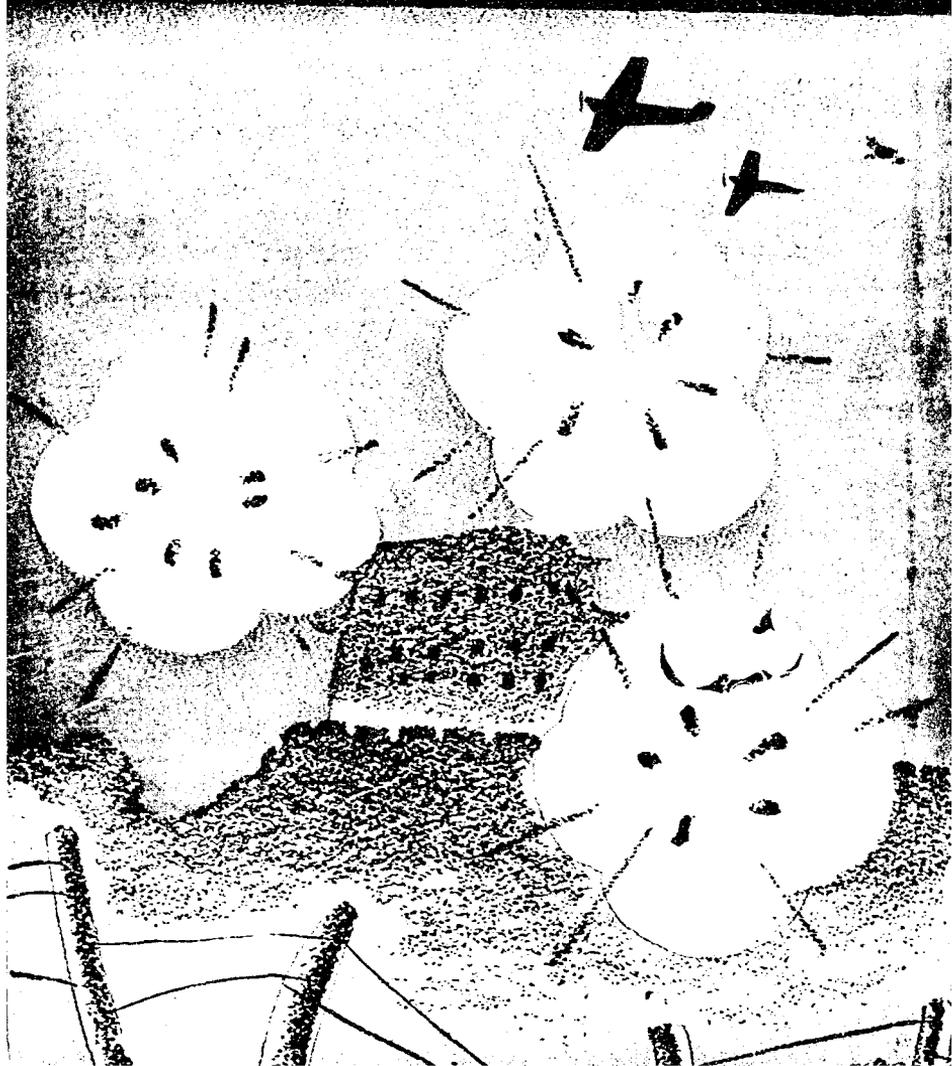


北華之下火砲



北華之下火炮

著編輝國陳

行印局書光華

炮火下之華北目次

上：華北在鐵蹄下

- 一 華北五省之富源……………一
 - 二 華北命運的診斷……………一
 - 三 火山口上的華北……………一二
 - 四 冀察政治剖面……………二八
 - 五 河北平津在軍事上之估價……………三六
- 中：蘆溝橋的烽火
- 一 蘆溝橋……………四七
 - 二 蘆溝橋之位置……………五一

三	華北的國際關係與蘆溝橋事件	五八
四	蘆溝橋事件紀實	六六
五	蘆溝橋事變與華北前途	八一
六	一個美國記者所看到的蘆溝橋、宛平城、長辛店、廿九軍的健兒們	九三
七	從豐台事件到蘆溝河事件	一〇八
八	蘆溝橋事件之成因	一二二
九	蘆溝橋事變分析	一四五
下：爲生存而抗戰		
一	華北的炮聲與全民的任務	一二五
二	北方的烽火	一三五
三	清算了這四十年來的血賬吧	一四一

上：華北在鐵蹄下

源富之省五北華

- 一、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面積，共計百萬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九。
- 二、華北五省人口，共計九千萬，約佔全國百分之二十。
- 三、華北五省的小麥，約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二十六以上。
- 四、華北河北山東山西三省的棉花，約佔全國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二以上。
- 五、華北五省大麥及雜糧約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十四。
- 六、華北五省豆類約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二十。
- 七、華北五省的胡麻約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四十四。
- 八、華北五省的花生約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四十三。
- 九、華北五省之煤量約佔全國百分之五十三以上。
- 十、華北五省的產煤量，約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四十五。
- 十一、華北五省的鐵鑛儲量約佔全國（東北四省除外）總儲量百分之五十二以上。
- 十二、華北五省的羊毛產額，約佔全國總產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華北命運的診斷

一 華北問題之由來

要了解華北問題，不得不了解華北爲什麼會成爲問題。在這裏，就必需要知道「華北」一詞與華北問題之由來。說到這裏，又不能不說到日本了。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得一寸進一尺，得一尺必進一丈的。因此她的侵略步驟亦是步步前進的：爲了便於侵略「滿洲」，於是將「滿洲」分爲南滿與北滿；爲了便於侵略內蒙，於是將內蒙分爲東蒙和西蒙；爲了便於侵略中國本部，於是將中國本部分爲華南，華中，與華北。所謂華北之名，便由此而來！



那麼，這種作用究在那裏？很明顯地使人看來，中國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因為它有了地域上的分割；惟其如此，才容易宰割，才容易侵略。日本對「滿洲」及內蒙是如此，對中國本部也是如此！

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成功，於是擁立一個傀儡的「滿洲」國出現，作形式上的統治「滿洲」。至於對華北，日本的計劃也未始不想擁立一個傀儡政權出現，作形式上的統治華北。日本爲什麼要這樣去作呢？我們可以從經濟與政治兩方面的意義去看：

(1) 在經濟的意義上，華北問題與東北問題是有着很深切的關係。我們知道：日本奪取了東北，其吞併東北的計劃是實行一種「日滿經濟體制」。說明白一點，日本對於「日滿經濟體制」的方策，是要謀置東北經濟於日本國民經濟之內，一切關於經濟上之意思及行爲，均由日本根據自己國民經濟立場而把

持之。換言之，即謀以東北經濟爲日本國民經濟之一部份而統治之。所謂（一）日「滿」完全結合；（二）日本工業化，「滿洲」原料化；（三）日「滿」雙方分業化。其目的總不外是：第一將東北作爲日本的商品輸出地；第二將東北作爲日本之資本輸出地；第三將東北作爲日本之原料供給地。但是日本爲了要避免日「滿」兩國國民經濟無條件統一以後的危險，特別是避免同種產業的衝突計，必然決定日「滿」統制經濟方針之基本原則爲：（1）將東北作爲一原始工業地，將日本作爲一精工業地；（2）將華北作爲日「滿」商品輸出地，將華北作爲日「滿」過剩資本之投資地，以作「日滿經濟體制」內部膨脹之消化器。

基於這個原則，所以日本有「日滿華北經濟體制」的確立。事實上，有了「日滿經濟體制」之產生，就有了「日滿華北經濟體制」之形式。現在日本對華北所施行的經濟侵略，便是這一個企圖。

(2) 在政治意義上，東北爲華北之屏障，東北亡，華北必危，這是毫無疑義的。日本大陸政策對華之陰謀，是要在使「滿洲」成爲日本殖民地以後，再伸長勢力於黃河北岸，在華北設立管理權，謀逐漸擴充至中國本部。在此計劃開始之先，其在關外則必向西北侵略，佔據察北，其注目點爲平綏鐵路之控制。因此鐵路，關係日本在華北及西北軍事的經濟的意義頗爲重要。

所以說，日本對於華北侵略步驟是這樣的：第一步要在華北建立雄厚的經濟勢力，實現華北殖民地化的企圖；第二步即擴張政治勢力於華北，造成華北的離心局面；第三步再從華北的控制伸長西北。也可以說，日本在華北的種種侵略，是侵略西北的先聲。此種毫無止境的侵略，無論時間的遲早如何，中日間有沒有形式上的休戰協定或日本的保證，然而日本對於華北，必要有一個經濟的政治的統制地位。

二 所謂中日華北懸案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之經濟侵略，是要扼住華北經濟的咽喉，壓制中國國民經濟之發展，并襲過英美列強勢力。這個政策不用武力，但經濟獨占的成功，比武力還要毒狠；在手段上，比武力還要激進。因為經濟獨占的成功，華北已殖民地化，最後祇需武力的佔領，在名義上取得統治權而已？所以說，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對於華北運用武力是不中用的，只有經濟獨占勢力之完成，才有勝利的把握。

所謂經濟獨占政策是什麼呢？就是「中日親善」中，日本所倡導的「華北經濟開發」問題。據日本的見地：華北經濟的開發，日本是根據中日「華北懸案」而來的。但這懸案的內容是什麼？日本又從未公佈過，但據作者探知的結果，大致包括：

(1) 確立滿鐵之關內進出政策

一：北寧路全線通車（平濟通車問題）；

二：整理平綏路債款；

三：北寧平綏滿鐵之三路聯合問題。

(2) 協定航空線及航空聯運

一：大連——天津，濟南——青島線；

二：長春——北平線。

(5) 華北與「滿洲國」通郵（通郵問題）

(4) 非戰區域（即戰區）設置關稅問題

(5) 華北鐵路投資權

一：高徐線 高密——徐州間（二十一條要求者）

二：濟順線 濟南——順德間（二十一條要求者）（即膠濟路延長線）

三：平熱線 北平古北口間

四：平綏線延長線 平綏路終點至庫倫間

五：滄口沽線 石家莊——滄州——大沽間

(6) 華北營業投資權（包括技術問題）

一：設立華北金融機關；

二：華北礦山投資權；

三：華北棉花改良獎勵權（技術）

四：華北綿羊改良獎勵權（技術）

日本所謂的「中日華北懸案」，大致如此。其中有已提出的，有尙在擬議中的。幾年以來，日本對華北的威脅，採取種種手段，就是要中國逐漸承認這

個「懸案」的解決。冀察政委會與日本華北駐屯軍所簽立的「四原則、八大項」，可算是「中日華北懸案」的具體。所財「四原則」，不過是空洞的幌子，只有「八大項」才是切實而又切實的東西。據聞「八大項」爲：修築津石鐵路，開採龍煙鐵礦，華北通航、河北植棉、整理井陘及正豐煤礦，發展河北電氣事業、振興河北水利，塘沽開港等。

如果以上八項全部實現，再加之「華北懸案」逐一完成，所謂「日滿華北經濟集團」的成功，華北便算完了。

三 冀東與察北的離心局面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華北，一方面以經濟獨占政策，逐漸使華北殖民地化，另一方面則以政治力量轉以內蝕，造成華北的離心局面。這個作用的意義，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利用這個「既成事實」在華北建立一個強硬的軍事統治局面。

說到這裏，又必須把「冀東」和「察北」的事例，來加以說明。

「冀東」局面，產生於塘沽協定。自該協定簽定後，始有所謂「戰區」（即停戰區域）的產生。最初「戰區」尚分薊密、灤榆兩區，以殷汝耕陶尚銘分任行政專員，一駐通縣，一駐唐山。其後，陶爲日人反對去職，殷乃寅緣調任灤榆區，而於薊密區本缺仍行把持，意求合成一特別區，直隸中樞，不受河北省政府管轄。一九三五年冬冀省僞自治運動勃發，戰區附近各縣，頗見蠢動，其中實有背景，乃是想擴大「戰區」，與薊榆打成一片。後來殷逆宣布自治，竟將非「戰區」的三河等縣一併加入，擅行割據，脫離河北省而成立僞政府。統計「冀東」範圍內所轄者有二十餘縣，其地域縣名如下：

通縣、遵化、薊縣、密雲、三河、玉田、平谷、順義、懷柔、定都、灤縣、豐潤、臨榆、昌平、撫甯、樂亭、遷安、盧龍、寶坻、昌黎、香河、寧河。

以上各縣，在河北省的東北部，與遼寧，熱河相接壤，爲舊京兆區及直隸省津海道所屬的一部份，與故都北平更是近在咫尺。在軍事上，交通上，經濟上，國防上都是很緊要的地帶。可是此種特殊區域，如今竟在關東軍的掩護之下，成爲中國政令主權所不能達到的地方，反而由日方利用「冀東」的特殊地位，實行包庇走私，貽後患於無窮？記得大連的滿洲評論曾有一文，譬中國爲象，冀東則爲牽象鼻之繩，勿謂繩細，將有一日，以此細繩牽動大象的全身！由此更可見「冀東」在中國邊疆問題上，是何等的重要了。

其次，再就察北局面加以剖視。日本帝國主義自佔領熱河，吞併東蒙以後，對於西蒙之征服，未有一日忘懷。然征服西蒙，又必須取得察北與綏東。一九三五年九月，正當內蒙問題嚴重之際，日本關東軍乃令偽滿軍李守信由熱河進佔察北。事變發生之初，偽軍因受駐軍拒擊，而土肥原則在平津詭辭以誘

中國當局，謂願以「察北」易「冀東」，實則并無其事，察北便成爲偽蒙保安隊借住地。其地域縣名如下：

沽源、寶昌、康保、張北、商都、德化（卽嘉卜寺，後被德王改爲德化市）。

由於「冀東」「察北」離心局面的造成，華北內蒙的危機，便因之而加重。從失却「民族統一性」這一點上來說：「冀東」「察北」的存在，已使中國邊疆立於比任何時期都更爲危險的地方了。

所以從「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以及最近宋哲元氏與田代所簽立的「四原則、八大項」看來，實際上的華北——至少是冀察兩省，已經成爲日本的保護地帶。從表面上言，冀察是安全了，只是「冀東」「察北」僞組織存在，不屬於中國政府的統治。但這種「安全」的存在，而未變成「第二滿洲」者，又何嘗

不是日本的默許！要之，在日本默許下的冀察，縱日本不以軍事攻擊佔領土地，充其量中國只能治理一小部份日本視為不重要的事務而已。

火山口上的華北

「華北係爲適應『滿洲國』生存與發展之必然的命運而存在……」

——六月廿五日日本川越大使由東京出發來華前談話。

現階段中日外交的重心在華北，華北問題的重心，在以經濟開發，掩護其軍事侵略；因爲在經濟開發的背後，日本帝國主義正以高速度擴展軍備，製造大規模的侵略戰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從一九三三年始到現在止，可以分爲三個時期：

即從長城戰爭到河北事件爲第一個時期，從河北事件到去年增兵平津爲第二個時期，從增兵平津以後到現時爲第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日本對華北的政策，全是採取軍事侵略行動。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日本攻陷榆關，三月三日攻陷承德，此後猛攻長城，迭陷冷口、古北口、喜峯口諸險要及灤東諸縣，同時移兵察北，進攻沽源多倫一帶，終至威逼中國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完成日本侵略華北的初步工作。

塘沽協定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第二步工作，一是不斷阻止中國武裝保安隊開入戰區，同時加緊戰區的匪化，以戰區爲偽「滿」的第一道防線；一面又繼續在察東察北推進黨軍事行動，直到一九三五年春砲擊獨石口爲止，日本帝國主義無時不以武裝侵略政策爲威脅中國屈服的手段。到所謂河北事件發生，中國中央軍隊及東北軍盡數南調，平津及河北國民黨部也自動撤

銷，軍分會等於虛設，於是中國方面在河北省的勢力，頓時縮退，而冀察兩省就真正淪為偽「滿」的外府，一切全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支配了。這樣就完成了日本侵略華北的第一個時期。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並不以控制華北為滿足，至少企圖使華北成為「滿洲國」第二，因為依照日本大陸政策預定的步驟，佔領滿蒙以後必須征服全中國，而奪取華北乃是征服全中國的初步。故日本帝國主義自從利用河北事件控制了華北政權以後，又開始進行華北五省獨立的陰謀，企圖以政治侵略方式，無形的改變華北五省的顏色。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便在日本帝國主義浪人土肥原導演之下，開展一幕滑稽的醜劇。

土肥原導演的華北自治運動，是想不費一兵，不耗一彈，從容替日本帝國主義拓展比「滿洲國」面積還大的新領土。日本帝國主義深知繼續對中國採取

武力侵略行動，必然會引起與遠東有關各國如英、美、蘇聯等的嚴重摩擦，同時也將使中國軍隊被迫走上武裝抗戰的道路。如果易以政治侵略，利用大小漢奸的賣國無恥行爲，以「自治運動」方式，偷天換日，輕輕的把華北五省塗上日本的顏色，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又可減少英美諸國的干涉，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最聰明的政策。

但是意外地，一九三五年冬，平津學生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次反偽自治的示威運動，竟掀起近代中國歷史上破紀錄的救亡高潮，頃刻間風馳電掣的喚醒了中華民族最警覺的靈魂，開「九一八」事變以後全中國朝野上下一致向侵略者反攻的實例，於是土肥原的奪取華北五省的政治陰謀，不得不在中國民族偉大救亡運動的威力之下，宣告失敗，只有甘心爲虎作倀的殷汝耕，秉承其日本主子的意旨，無恥的成立所謂偽「冀東防共政府」，以結束日

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第二個時期。

自是以後，日本又知華北道分離運動亦少成功可能，但依大陸政策的見地，無論如何，華北到底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生命線。日本如要南征中國，北侵蘇聯，西拒英美，完成獨霸太平洋的偉業，必須置華北於其直接宰割之下，何況華北有蘊藏豐富的富源，廣漠無邊的農村，近於全中國人口半數之廣大羣衆的購買力。以日本富源的貧乏，進戰時軍事工業的亟須發展，國外市場被英美高關稅壁壘的限制，華北正可做醫治日本經濟貧血症的輸血針。因此，中日經濟提攜，華北經濟開發的經濟侵略政策，又代替土肥原的偽自治運動，成了今日中日外交上最重要的糾紛。這便是日本侵略華北的第三個時期。

以前日本以爲政治侵略的勝利，可以避免武力侵略種種必然的損失，而政治侵略，既扼於中國民衆的反抗，未奏全功，則爲避免促成中國抗日勢力高速

度的增長，不如暫時從表面上放棄對華北領土的要求，以挖心吸血的毒計，從經濟開發，實際轉變華北的主權，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改用經濟侵略的原因。本文任務，就在說明這一時期日本在華北侵略的種種動向。

華北經濟開發，也可以分爲兩個時期：西安事變以前爲一時期，西安事變以後爲一時期。西安事變以前，日本開發華北的計劃，雖有八大項目之多，但除天空通航，及華北電氣公司成立以外，如滄石築路，龍煙開礦，大沽關港等重要事項，大都未能具體實現。原因當時日本對華北的開發，猶在計劃之中，而這些鉅大工程，又非有極雄厚的資本不能舉辦。西安事變以後，中國國內和平統一，已有極堅固的基礎，日本一面極力誇大中國抗日的宣傳，一面又想乘中國未興抗日之師以前，先行掠奪華北，加緊中國侵略的基礎。因此，這半年以來，日本對開發華北問題，表現非常急進的姿態。日本以爲如不及早掠奪華

北，時機一逝，此後永遠沒有伸展魔手的可能。我們要了_清華北的現情，尤其要了解西安事變以後日本在華北的種種陰謀及動作。

日本經濟侵略華北的急進，上述西安事變，中國統一抗戰的力量加強，因而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感覺日暮途窮，大非拼命掙扎不可，固是其原因之一。但日本國內經濟恐慌的擴大，除軍需工業的畸形發展以外，一般生產減少，物價高漲，失業增加，黃金外溢，罷工運動連續發生，非僅社會秩序，因以動搖，即所謂廣義國防的建設，亦受到極大的阻害，更是決定日本加緊侵略華北的重大因素。從來侵略帝國主義，慣行「以鄰爲壑」的政策，日本開發華北可說是以華北爲壑，也可以說要挖華北之肉，以醫日本之瘡。

以兒玉經濟考察團來華爲契機，日本開始邁步向着中日經濟提攜的程途前進，兒玉所持對華經濟提攜的政策，拒絕中國關於先解決政治問題的談判，主

張中國無條件的接受日本經濟提攜的計畫。據傳兒玉關於華北礦業問題，交通問題（包括水、陸、鐵路、航空），棉業問題，以及信用放款問題等等，當時都有所提議。惟以中國堅持須解決冀東察北等先決問題，致雙方談判，未有結果。此後日本國內發生嚴重的政潮，日本統治當局為改變國民反政府的激昂情緒，及便利草擬明年度更大的軍事預算，「苦心」製造了油頭事件，以中國抗日為理由，陡然加緊向華北的進攻。尤以近衛內閣登台以後，華北的情勢更呈險惡。

現在日本對華北的政策，循着以下兩個基本路線：一是脅迫中國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地位；一是支持冀東偽政權，擴充其實力。

關於前者，近衛首相及廣田外相在登台的時候，已經一再表明其態度。近衛雖說日本對華北的政策，並非侵略主義，自始至終，為謀華北的經濟發展，

但中國境內的經濟發展，必須日本越俎代庖的努力，正是侵略主義的最好說明。廣田外相老實不客氣的聲明，「現時中日關係進入實現提攜，解決實際問題的階段，同時絕對排除第三者的干涉」。所謂實現提攜，解決實際問題，無非將以堅決不拔的態度，不顧中國的同意與否，毅然實行華北的經濟開發。傳聞日本已確定對華北三項原則：（一）貫徹經提攜，（二）以地方政權為交涉對象，（三）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的特殊地位及權益。這和川越所謂：「中國必須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以及『滿洲國』的生存與華北間的必然聯繫，華北係為適應『滿洲國』生存與發展之必然的命運而存在」的話，猶如一個唱片唱出來似的一樣。

川越又說：「南京中央政府似不承認華北與日本的地方合作，而要求日本與中央政府合作，關於此點，其決定完全繫於各個經濟問題的性質如何，凡屬

於中央者，自應經過與中央的合作而處理之，屬於地方者，應仍然由於地方的合作而使之實現」。川越最後說：「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不應廢除，華北日機的飛行，業已實現，無論南京政府如何爭論，於事無濟」。

自從近代中日兩國開始正式的國交以來，翻遍六十多年的歷史，我們誠不知道中國何時有過蔑視日本生存與發展權利的事實？反之，日本帝國主義却無時不以侵略中國主權，為其生存發展的手段，特別自「九一八」至今，日本一面佔領東北，製造偽「滿洲國」非法傀儡，一面伸其魔掌，抓住華北一切利權，其害危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權利，真是世無前例。今川越反宣言華北係為適應「滿洲國」生存與發展之必然的命運而生存，淆亂黑白，歪曲事實，寧不令世界有理性的人們，聞之咋舌！其次川越割分中國為中央與地方兩個交涉對象，這種破壞中國統一，凌遲中國生命的毒計，無異以「五牛分屍」的慘刑，加諸

中國身上。兩三個月前，日本嘗言對華實行平等外交，這樣若算平等的話，不知如何才是不平等。

川越發表談話以後，報紙上關於日本開發華北的記載，我們也可以摘錄數則於下：

「與中公司對拓展華北經濟事業，已擬定五年計劃，刻以冀察當局，非如預想的簡單易為，現籌畫就其一方面認爲務之急者，採不合作方式，先做數事……」（六月二十九日時事新報）

「開發華北經濟計劃，決積極依照前此與冀察當局商定的方式，仍以冀察爲交涉對手，促其一一實現，已開辦的各種事業如通航、農業、工業以及一切投資。決視爲既得權，以全力助其發展」（六月廿八日時事新報）

「……常談及政治問題時，滿洲問題應先提出，華北的特殊性乃來

自滿洲問題，如滿洲問題一日不解決，則華北問題亦無解決的可能」(日本中外商業新聞七月二日社評)

上面三項消息，與川越的談話，完全一致，第三則且顯露威脅中國承認「滿洲國」之意，可見日本現時的華北政策，將不問中國的態度如何，毅然決然，以開發華北，造成既成事實，置華北於日本實際支配之下。

日本開發華北的具體方案，仍不外實現其八大項目中未曾實現的幾樁事情，除平津與東京間的非法通航，已經繼平津與「滿洲國」間的非法通航，於六月一日實現以外，現時主要的項目，為修築滄石鐵路，恢復龍烟鐵礦，合辦井陘煤礦，發展華北棉產等。

關於修築滄石鐵路，日本華北駐屯軍部已將該路路線及延長線完全擬好，如果滄石鐵路一旦成功，京漢津浦平綏正太北寧等華北主要鐵路都會完全受日

本的支配，即連山西的煤，也將全部成了日本國防的燃料。此外更可便利日本走私貨的暢銷。關於此路，日本決定在最近期內實行開工，限期一年完成。龍烟鐵礦與井陘煤礦，日本亦正在雙管齊下，同時進行，後者日本且盡量向德國收買德人所持的股票，使日本得成爲股票人的地位；同時又向冀察當局要求加入日本資本。關於發展華北棉產，日本已在冀東偽政府區域，成立冀東棉產委員會，並由中興公司在河北各縣辦理棉花產銷合作社，此外，日本又強力收買天津的幾間華商紗廠，并計畫開設幾個大規模的日本紗廠。企圖獨佔華北的紗業。他如大沽開港，亦經測量完竣。唐山至通縣的鐵路，正計畫進行。困難的問題，在於資本的募集，過去日本資本家對這種開發計畫，認爲含有多大的危險性，雖經關東軍華北駐屯軍與日本軍中央部屢次勸告投資，但接應者仍是寥寥。現在聞興中公司與東拓公司已經成立關於投資華北的協定，那麼日本對華

北經濟的開發，今後勢必迅速入於實際的階段了。

還有，日本爲使其開發華北經濟，得到順利的進行，在過去數月中，曾經製造不少事件，對中國威脅。最著名的，如所謂塘沽漁艇被擊事件，聖農園被焚事件，日軍在平津的大操演，走私浪人的佔領天津分卡，毆擊青島華警，以及華北日領，華北日武官，華北駐屯軍，關東軍及日本軍中央部的代表，先後在天津青島大連屢次舉行會議，日本高級將領高橋，阿部，外務省要人森島等不斷的視察華北，甚至關於青島稅警問題，日本亦向我方提出無理的抗議，汕頭事件，故意增派軍艦示威，造成從華北至華南的非常嚴重局勢；且擬乘平津日軍大操，策動浪人漢奸在平津暴動，高唱「九一八前夕復臨」的口號等等都是爲奪取華北最露骨的代表。有人說華北已變成東方的火山，平津已變成東方的火藥庫，其危險情象，真是不堪言說了。

關於支持偽冀東政權問題，兩月以前，日本雖有一部份人同意取消，但日本軍部堅決表示反對，現時不但未有取消可能，日陸軍省并決定以全力維護冀東偽組織，擴充其實力，於必要時使冀東勢力向外發展，担任冀察特殊化的任務。又傳冀東傀儡近與察北傀儡締結攻守同盟，冀東月助察北軍餉，並予以招募上的便利。冀東在塘沽協定後的初期，原定爲非武裝區域，當時開入戰區的保安隊爲便利清剿土匪，要求攜帶輕機關槍，日本亦曾堅決反對，榆關警察在某一時期內連步槍也不許攜帶，僅攜短木棍一枝，致無法維持治安。這些事件都還歷歷在我們的心臆。可是現在冀東的情形怎樣呢？除原有的保安隊四個總隊，擴充爲六個總隊及一個補充隊外，近數月來，并由日本運來大批重兵器，單是裝甲汽車多至二百輛；迫擊砲，野砲，重機關槍等，不可勝數。假令沒有殷汝耕傀儡存在，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將要樂觀得不可言狀。但是因爲殷汝耕政

權的存在，冀東擴充兵備，便是加增敵人的工具，加深華北的痲痺。

但是中國人民怎樣呢？六年來血的教訓，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了。中國內部的和平統一漸告成功。爲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已經拋棄了過去各階層，各社團間任何形式的對立，精誠團結，一致爲保衛領土主權的完整而鬥爭。察北各縣民衆，不是已經揭竿而起，和日本侵略勢力進行着肉搏嗎？偽軍中的下層將士和士兵羣衆，不是紛紛在倒戈順義，投降民軍了嗎？

我們相信，侵略者的本身是並不強固的，侵略者的生命是靠了不斷向我國進取而維持下來的。只要我們堅決抵抗，就能把侵略者加以摧毀。

我們希望政府能立下決心，動員全國，限期驅逐侵略者出境！現在是最後抗戰的時候了。

冀察政治剖面

從歷史上去尋求根源，華北自塘沽協定簽訂後開始步入所謂「特殊區域」，到民國二十四年秋天，察北協定經土肥原活動在平簽字，這所謂「特殊化」更進一步趨近事實，而益形表面化。「特殊化」最深的事實是二十四年冬殷汝耕在冀東成立偽組織，與去年（二十五年）德王在察北組織偽蒙旗軍政府；其次，如對方在冀省境內增駐軍隊，中國駐軍由豐臺撤防等，都已逐步如對方所希望而實現了。

【陰謀挫折】 駐屯軍司令部並在平設駐平代表（即特務機關）以從事常期「聯絡」與策動，更爲空前的「特殊」了。一面，在所謂經濟提攜方面對方的

努力並非是不積極，然因為經濟開發不能如政治上的陰謀那般單純而易於速成，其所需客觀的條件也甚複雜，其中最重要的資本一項即感棘手，日財團對華北大量投資裹足不前的態度，僅是日關東軍與滿鐵在渲染這經濟提攜的空氣，以十河信二氏為中心之興中公司成立後，在華北經濟開發上並未見建立了若何卓著成績（即不卓著的成績也沒有），就是一例。我們在過去一年餘所聽到的中日經濟提攜聲浪，好比是表現了一齣啞劇似的。雖然如此，可是對方在這中間仍獲得了地方當局承認得了滄石（津石）路修築權，與龍煙鐵礦開採權……兩者均因投資及計劃上關係，未見積極進行，而只做了一些準備工夫，最近且更無聲息了。在兒玉考察團西來，中日經濟提攜又復甚囂塵上，然而成爲中日經濟提攜之最基要問題的華北經濟開發，尙無具體事實足資報告者。

【反特殊化】 冀察局面現在正由所謂「特殊化」而走向「反特殊化」過程，

從廿九軍中級將領同盟，以事實表示對時局堅決主張起始到綏戰結束，冀察現狀確在往好轉的路上去，離心的行動亦漸減少，前年秋天那種惡劣的陰影已可不再見了。張自忠繼蕭振瀛爲天津市長，馮治安升任冀主席，把劉汝明放到察哈爾省去當主席，他們都是武裝市長主席，在軍事政治方面這裏佈置了，實際是將冀察權力把握在二十九軍中級將領手裏，而這班將領國家意識又極端強烈，外交縱然環境險惡萬分，但有這班國家意識很強烈的將領及其所領導的下級幹部愛國志士拱衛冀察，也是國家在華北的前後壁壘。

【抗戰前鋒】 所以不論中日外交在華北地方怎麼在進行談判，但冀察實力並不爲之而動搖，綏戰期內，察省境內駐軍和綏駐軍協力保護平綏路沿綫交通，平綏路當局且鮮明于涉國際運輸公司假路公開運輸軍火及戰用品，以使蒙僞軍軍火補充，大部不得不改走張（北）多（倫）汽車路，一般國人都不能懷疑到

綏戰節節勝利的時期，爲什麼冀察軍隊不出動進兵收復察北冀東，使綏戰的効果更爲擴大而一鼓盪平匪僞軍策源地察北巢窟，進而爲收復東四省軍事支點。然作着這種責備的人未了解這次綏戰自始至終只是一種局部守土抗戰，未擴大爲全面對日抗戰，冀察軍隊在未奉到出擊命令之前，它也有對冀察方面守土責任，當然不能有所舉措。況且這又關係整個國策和軍令的統一，假如國家對外有整個辦法，冀察軍隊還是可以爲抗戰前鋒的。

【培養實力】 至於收復察北冀東，只要有決心，指顧間即可辦到。不過，這一定要準備全面對日作戰。我們假想在未來的收復失地的戰爭中，我們軍隊第一道防線當然是佈置在榆關喜峯口古北口和獨石口之線，恢復上次長城戰役陣地，那時冀察軍隊當亦爲國軍之一部，在統一的軍令下而出戰。廿九軍由察省分駐河北境內後，由於河北省豐富的財源取給，軍費方面，得到一個充實機

會，這兩年在補充軍隊缺額，增購器械和訓練各方面都有了若干的長進，其戰鬥力較之喜峯口戰役當尤為強盛，乃是意料中事。在未來對日作戰中，這支生力軍，因為這幾年駐防冀察境內地理純熟，且都係冀魯豫等省籍貫健兒，長於在北方作戰，故將為較適當的先遣部隊。

【政會減縮】冀察最近在政治方面還有一種顯著的轉變，即冀察政委會膨脹組織附設五委員會，現已由膨脹而收縮，實行改組，每會設主席委員一人，及專門委員四人，將冗額委員裁汰去不少，而且內部組織也縮小了，不必要工作人員已解散，（過渡辦法：照支原薪，候缺任用）。現在這五會機構已漸合理化。不過在國家行政統一前提下，這種組織的存在仍為不合法。當初，某方要求設立冀察政委會，是想把它作偽「滿洲國」第二外圍，（第一外圍為冀東察北偽組織），在冀察政委會成立之初，當局也有想把冀察地方變為對外交涉的

一個單位之企圖，援用前西南政委會前例，變本加厲而有這種不合理的組織遺留下來。這不單虛靡公帑，無論在地方或中央均爲不合算，而且就行政完整上講來，要使冀察恢復普通省區行政組織也應令其撤廢這類機關。

目前五會工作，除法制委員會議決一些單行法規如管理牛乳規則，管理各商店女僱員等項，餘如經濟，建設，交通等委員會實際只在休息的狀態中。其中外交委員會曾辦理一些取締日鮮浪人開設賭場及強佔民房等交涉。該會於改組後，陳中孚辭職，旋改任賈德耀爲主席委員，賈氏迄未正式到會辦公，現復改任賈氏親近魏宗瀚繼任主席委員，而以孫潤宇，熊少豪爲專門委員。

【政會內容】 魏在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爲段祺瑞舊部。曾任段部邊防軍第三師師長，及陸軍部司長等職，熟悉過去中日外交歷史。孫爲前清舉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日使館參贊團務院祕書，天津市政府祕書長，與曹汝霖同爲辦

理對日外交老手。熊爲改組前該會委員之一，專辦理對於歐美方面外交事宜。但外委會所辦理者，只是一些次要外交事項，重要事件，仍是由宋哲元與天津日駐屯軍司令官及駐平代表（特務機關長）直接交涉，我們猶記憶宋哲元一次天津，一次北平，日駐屯軍司令官什麼檢閱駐屯日軍或訪北平拜會當局之類，便知道中間有交涉在進行着。對方一切要挾，威脅，也是向宋哲元提出。宋這個人，很有幾分象李鴻章，也有幾分像張作霖，但絕不是張景惠殷汝耕之流，對日外交折衝倒是「搖頭」多於「點頭」。宋常自矜平生不做喪權辱國勾當，這點我們以常識去判斷，也可相信。我們沒有聽見在「滿洲國」或是「冀東政府」日方有什麼要挾和威脅，因爲他們已不用要挾和威脅了。在冀察既有要挾和威脅，便可知一切在對方看來尙未能就範，尙未能盡如人意。反之這在我們中國方面看來，便是一種好現象。

【第一紅人】翊贊宋氏辦理，簡直全權包辦（不過還得承命）對日外交，隱藏在幕後的尙有一重要人物，這人便是陳覺生。他在冀察地位等於黃郛時代的殷同，而在權力上又超過殷同。一切對日交涉都有他參加其中，在蕭振瀛時代如此，在目下尤其如此。這位先生在黃郛政整會時代，任農村人員養成所所長。他最近長居在天津，他由天津來平下火車，在他走過的地方都有持槍便衣衛并保護監視旅客行人，由此可參證他所担任的角色是如何重要了。

【氛焰大殺】我們還要很樂觀的談到此次綏遠舉行守土陣亡將士追悼大會，政委會和北平市政府都派有代表前往參加，航空建設協會河北分會最近亦將成立，楊天受南下結果，冀察定於四月一日開徵所得稅，這些也都是冀察「反特殊化」「向心力」加強之事實的表現。

在北平日鮮浪人開設賭場，遊藝場，強佔民房，販毒，因去冬當局之嚴厲

交涉取締，氣焰大殺，不似以往那般猖獗，日軍用飛機最近也不見在平市上空飛行，然而這並不是「反特殊化」成功，這原因是因爲日方已獲到久在夢想的中日聯絡飛航，用不着如此了。

河北平津在軍事上之估價

討論到河北與平津在軍事上的價值，對於河北省的現狀，應有清晰的認識。由於塘沽協定而產生的戰區，由戰區而演變成的冀東偽組織，其範圍共爲二十一縣，這二十一縣在河北省比較起來算是富庶之區。這二十一縣已經完全控制在敵人底手裏，自不待言。成爲河北省的核心的平津——也是華北底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核心——兩大都市，自一九三六年日本在華北增兵以後，

也就名存實亡了。

北平城內有日兵營，設有一個特務機關，一個旅團司令部，城外東邊二十公里就是通縣，那邊不僅有日軍，并且有大批的偽軍，北部一百十公里是古北口，此處駐有大批日軍，南部十餘公里是豐台，日軍在一九三六年築有兵房，現在猶在圈地，以爲將來駐大軍之用，西部的蘆溝橋離豐台不過八華里，日軍常去演習。天津有日租界，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即設在這裏，另在津郊東局子在一九三六年華北增兵的時候建築有大規模的營房，兩處都有大批的日軍，這是侵略華北的軍事重心。塘沽也駐有日軍，直接控制着大沽口。去年報紙登載過在大沽一帶的河面發現過幾百具浮屍，現在又發現了百餘具，這些無知的可憐冤鬼，據說是爲某方作完軍事工程以後，被丟到河裏淹死的。沿着北甯路自塘沽起往東，直到山海關都駐有日軍，而唐山及山海關爲尤多。餘如保定，

石家莊皆有變象的特務機關，圍繞着河北省的各省要地如張家口、綏遠、太原、青島等地也都設有特務機關。

河北省內的鐵路如北寧，津浦，平綏已完全在日軍底控制之下，北寧每次車上俱有日憲兵押車。去年綏東抗戰的時期，某方軍火大批的由平綏路輸送過去。至於平漢路，一旦戰事發生，轉眼之間，就會拿到人家掌握。如滄石路再建築完成，不僅河北省內的中國軍成了甕中之鱉，即北上赴援的，也休想越雷池一步。

駐在河北省內的日軍究竟數目，有的說共有八千人，加上今年春季以瓜代爲名而增加的四千，共是一萬二千人。這個數目不見得可靠，據一個外國軍事家底調查與估計，日軍在河北省的大概有一個師團（戰時編制），據說這一個師團底戰鬥力，足敵中國四師的兵力。這個估計，相當的可靠，因爲二十九軍

底兵力是四個師。據說日本擬在河北與察哈爾兩省配備四個具有這樣戰鬥力的師團。果成事實，其戰鬥力將敵中國十六個師，約為中國軍隊二十萬人的兵力。

再者，日本在華北的居留民日見增加，大概已超過三萬，即北平一地，就住有日鮮人三千以上，並且是有計劃的分住在城內各自治區，他們都有武裝。

因為冀東與察北，我們會想到五代時代晉石敬瑭許給金燕雲十六州那段淒慘的歷史吧！同時，我們也可以反證出來，日本底佈局，不是沒有根據的。查當初的燕雲十六州是：太行山以東九洲在河北省與察哈爾境。太行山以東九州，可以說已經完全控制在日軍底勢力之下了，去年綏東侵犯，正是向太行山以西七州進攻。晉石敬瑭許金以燕雲十六州的當時，晉將劉知遠諫石敬瑭道：「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地，異日必為中國之患」。石氏不聽，竟許之。遼

金都以占據了這極優越的地勢，所以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卒釀亡國的痛史。

當初岳武穆與招撫張所論過河北的形勢：「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撫，而四支不可暫失。本朝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成，不相應援，獨持河北以爲國，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敵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之地固矣」。以上所說，可爲千古名論，洞察河北形勢在當時政治上與軍事上的重要，真是入骨三分：當時宋高宗果用岳武穆之言，漢族絕不致受害於金。

在未來的抗敵戰爭中，山西是我們戰線北翼的支持點，我們必須要能保持着山西，我們纔能遏止敵軍往南及往西，否則津浦戰線必告崩潰，河南亦岌岌

可危，遠而長江也受威脅。在西北的陝寧甘也都有被敵軍襲擊的恐慌。爲要保持山西，則必須能將敵軍制止在太行山外邊，而變爲持久戰，待機出擊。無論是爲保持黃河以南及山西，皆以能否保持着河北爲先決條件；具體地肯定，河北卽是華北存亡的關鍵。於是，爲保持華北，必須先能保持着河北，這個條件是肯定的了。敵人談到河北，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平津，因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的戰爭，在戰略上無處不以經濟爲決定的條件。所以在資本主義時代，礦山、油田、市場、交通綫都成了主要的戰爭對象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祇須占據了主要的市場——大都市，交通綫，重要原料出產地，海口等，卽足以控制全部的殖民地了。平津正是具備這種條件的二大都市。

在日本的戰略上，無論是對華或對蘇聯皆必要占領平津，在對華的戰略上，平津是未來「滿洲國」第二的支持點，祇要他將這個支持點佈置妥切，華

北遲早必被其囊括。

日本對蘇聯戰略爲求在大陸決戰的迅速，自須向蘇聯底遠東心中——赤塔——前進，以求決戰於貝加爾湖底東岸。因此日本底軍隊必須穿過外蒙古。所以日本在熱河極力經營多倫以爲進攻外蒙的根據點；但是多倫，祇可爲前進的軍隊雲集的所在地，而不能解決大軍雲集的經濟問題。

北平是個擁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大都市，在這裏有各種經濟設備，是凡現代所需要的工具皆可以在此求到，卽便是沒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建設起來。可以將從華北各省所虜擄來的經濟價值，皆圍集在這裏。這裏有極完整宏大的兵房，以及種種可以用爲軍事的便利的偉大建築；並且，這裏有極堅實的城垣，在軍事上又是安全的所在；在長城以內，又有海口之險，與居庸之固，也可以相當地免去北來飛機的轟炸。我們可以說這是日本進攻蘇聯的右翼的唯一

具備理想條件的根據地。這裏有三條路可以直達多倫：（一）由平綏路到張家口，由張家口轉多倫，這條路的里程，計約四〇〇餘公里，這一路的里程較長，但是有北平與張家口一段的鐵路運輸，時間自可縮短，並且運輸的能力也較大。若在戰時，張多間敷設輕便鐵路，短時間內就可完成，據聞日本已經準備由承德修築一條鐵路到張家口，此路若成，張多間運輸更不成問題。（二）由北平經古北口，豐寧，直達多倫，此路約長三一餘公里，已築成公路，汽車可通。（三）由北平出獨石口，經沽源直達多倫，約長三四〇餘公里，現下雖無汽車可通，但是一旦建築，短期內也能完成。這三條路都可於一日之間來回，甚或來回數次，戰爭期間，軍隊與軍需品的輸送皆不成問題。

天津是華北唯一的市場，也是唯一的海口，經濟價值，僅次於上海大連。從大沽到大連祇有二二五海浬，一日夜可達，若是以普通速率每小時二十五海

渾的軍艦航行，祇須九小時餘便可到達。由大連到日本門司六四〇海哩，到長崎五七八海哩，若是以二十五海哩速率的軍艦航行，有二十六小時可以到門司，二十四小時可以到長崎，由大沽到大連再轉佐世保或長崎，最長的時間，共計也不過三十五六小時。從大沽直航日本到門司九四二海哩，到長崎七六〇海哩，所用的時間極省。日本底軍隊與軍需品從國內直接由大沽到天津，跨上大隊而向北平集中，所需的時間不過兩日夜而已。較之蘇聯到張家口一五〇〇餘公里，一路荒涼，並且經過沙漠，自占絕對的優勢。日本在占領了河北以後，並可由秦王島建築一條鐵路與熱河接銜，從秦王島起經撫寧縣之檢關鎮，台頭營，都山設治局以達平泉。不過一五〇餘各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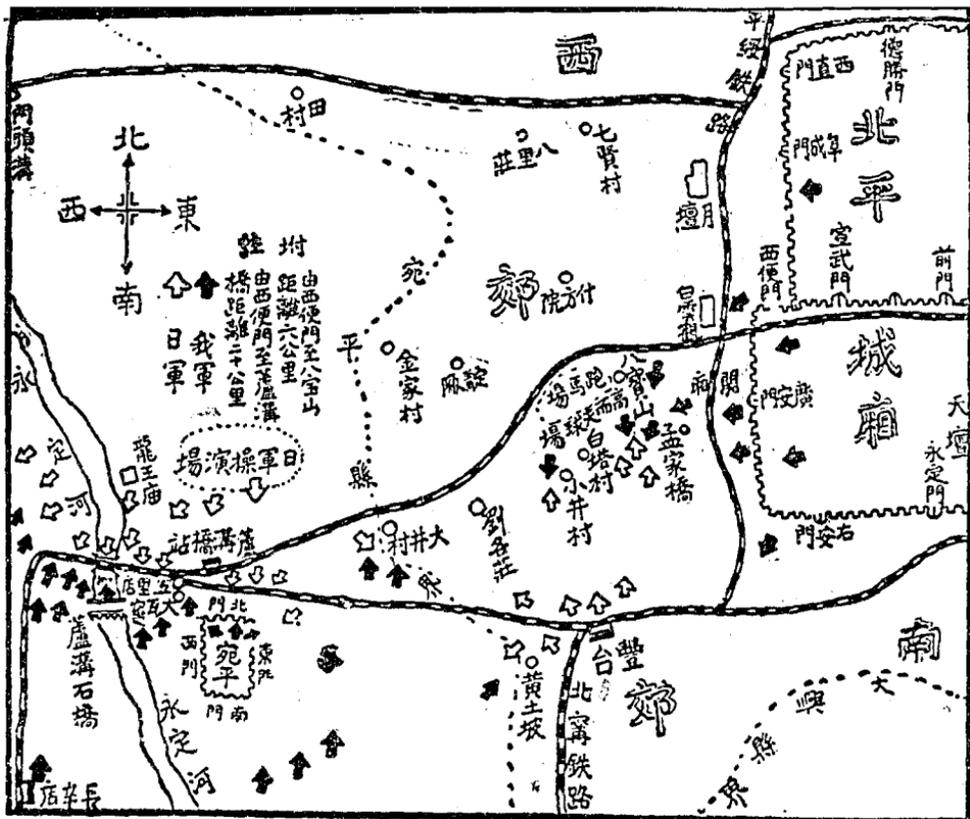
於是，日本從最東邊的朝鮮與津港起，有安東、大連、營口、葫蘆島、秦王島，以迄天津等各海口都可以同國內直接通航，也就是可以有這樣多的海口

可以登大陸，無論在牠底右翼與左翼皆可以直接輸送或補充；因爲有了這許多的海口，三島與大陸不啻變爲聯盟了。

無論是對華或蘇，其戰略必須占領地平津與河北，纔能完成，尤其在未來的戰爭中，牠顧慮到中蘇會形成軍事同盟關係，是以威脅其兩翼，爲了鞏固其西部一翼，至少限度也要占領了河北察綏，否則，卽安全亦不可得，而在中蘇夾攻下，困在東北原野，崩潰會更快地降臨。

因此，可以知道占領河北，察綏是日本侵略中國與蘇聯的起碼條件，勢在必得，反轉來，很簡單地就是我們底絕對地不利了。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平津與河北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棄，我們寧可使之變爲一片瓦礫場也絕不能放棄，——這正是殖民地抗戰帝國主義的最主要的戰略。

中：蘆溝橋的烽火



平郊戰事形勢圖

蘆溝橋

一

出廣安門，經過大井村，小井村，約二十五里，便是蘆溝橋。

就「拱極」這兩個字面來看，可以知道宛平縣城和北平的關係是如何的重要了。

滾滾濁流，掀起洶湧巨浪，像一羣怪獸在莽莽的黃沙中狂奔。急如飛箭的潮頭，當急遽行進的時候，水聲宛似暴風疾雨。在月明星稀的夜裏，伏到橋欄上細聽，一會兒低訴，一會兒怒吼。正不知爲詩人們添了幾多吟料。

金趙秉文詩：「河分橋柱如瓜蔓，路入都門似犬牙；落日蘆溝上柳，送人

幾度出京華？」又明顧起元詩：「西山籠霧曉蒼蒼，一線桑乾萬里長；最是征夫望鄉處，蘆溝橋上月如霜。」寫景都很真切。

考古籍所載：「桑乾泉卽溱洧水也，其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故老相傳，有人乘車於池側，忽遇大風，飄之於水。獲其輪於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蘆溝河舊自宛平縣東經大興縣，南至東安，武清入口，河卽桑乾故道也，亦謂黑水，水色最濁，其急如箭。」

又：「蘆溝橋在廣寧門（卽廣安門）西南二十五里，跨蘆溝，爲南北往來大道。金大定二十九年作，明昌三年橋成。長二百餘步，左右欄刻獅子數百枚，情態各異。元明累加修葺。清康熙三十七年重修，賜名永定河。乾隆間設分司管理之。又敕建永定河神祠於蘆溝橋側，元至正十四年四月造過街塔於蘆溝橋。」

近代交通發達，蘆溝橋的地勢，格外重要。舊有「符氏雅集亭」，在蘆溝橋側。現在已不可考了。

二

壯麗的蘆溝橋！重要的蘆溝橋！

怎說「重要的蘆溝橋？」蘆溝橋跨永定河上，車站在橋北，豐台岔道，卽在此開端，爲北寧，平綏，與平漢鐵路銜接處，平漢鐵路之鐵橋，傍之而過，一向是西南兩路到北平的要道，在前清時候，有捕盜同知，駐紮在此。

明朝建文帝的時候，李景隆謀攻北平，燕將請守蘆溝橋抵禦，燕王說：

「彼方圖深入，舍此不守，彼必肆志，將受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也，」那時燕王的計策，在誘建文兵到北平，而今恰恰相反，如果蘆溝橋一讓出，那北平簡直在四面包圍中，燕王的話，依然用得着的：「舍此不守，彼

必肆志！』

怎說「壯麗的蘆溝橋？」這橋長六百六十呎，有十一個圓孔，廣廿六尺，是金朝用石建築的，明朝清朝都會修過。在馬哥波羅旅行記裏，這條橋，叫做 Parisanghin。他在旅行記第二卷第卅五章裏，描寫這橋的壯麗：桑乾河（即永定河）上有極佳之石橋一座，宏大美麗，能和它相比的，實在很少；橋的形狀，長三百步，寬八步，十個人騎了馬，可以並馳過去。橋上有二十四個拱門，二十四個水磨，都用大理石做成，建築極好，基礎堅固。橋的兩邊，有大理石欄杆，都是石柱石板。橋頭有石柱，柱下有石獅，石柱立在獅腰上面，柱頂又有石獅，兩獅都很大，雕刻得極精，離此橋一步，又有一柱，柱腳柱頂，又都有石獅，兩柱中間，聯以石板，防人跌入河中，照此情形，橋的兩邊，石柱林立，橋的全部，實在美觀！

這樣重要的蘆溝橋，這樣壯麗的蘆溝橋，二十九軍能以爲墳墓，那真光榮，是值得祝福的！

蘆溝橋之位置

中國近世史之蘆溝橋，猶中古史上之灞橋，一在北平西郊，一在長安東郊，皆有送客亭，所謂「落日蘆溝橋上柳，送人幾度出京華」；此征人所最留戀，亦國民所最嚮往之一地也。兩橋皆係石建，一跨永定河，一跨灞水，同爲北方稀有之巨工，今爲鐵道幹線所經，於其附近築有鐵橋，工事雖易輸，但位置均未改。明楊榮蘆溝橋北上詩有云：「河聲流月漏聲殘，咫尺西山霧裏看。遠樹依稀雲影澹，疎星零落曙光寒。石橋馬蹟霜初滑，芴屋鷄鳴夜未闌……」

「蘆溝曉月」稱爲舊都勝景之一。最近蘆溝橋事件發生於本月七日深夜，我軍於波光殘月上下蕩漾之際，守土自衛，奮勇抵抗。我國民聞此警報，切志同仇，知必更動懷想，而益深繫念。茲橋與北平之關係至爲密切，試就水利經濟軍事諸點，粗陳梗概，以諗邦人。

蘆溝橋在北平西南，距前門十五公里，屬宛平縣，民國十七年劃北平爲特別市，宛平縣治移設於此。石橋起於金代，金史河渠志稱大定二十七年（卽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西元一一八七年）建石橋，明昌三年（卽宋光宗紹熙元年西元一一九〇年）成，賜名廣利。橋當南北交通孔道，行人使客往來絡繹。馬哥波羅遊記，盛稱此橋之宏大，可容十騎並列，橋兩旁石欄石柱鑄石獅，雕刻極精。近人遊記多詳載之，茲勿贅。因水溢橋圯，明清二代屢加重修，又以密邇燕京，置城防守。石橋長六十六丈，爲虹十有一孔。新健之鐵路大橋，在石橋

之北，相距約半里，長度九四〇公尺。（隴海路灞水鐵橋在長安東十公里，長四四〇公尺）。

蘆溝橋卽永定河之別名。永定河挾沙甚多，俗呼曰渾河，亦曰小黃河，北方稱色不純黑曰盧。（史書方志皆稱蘆溝，通俗亦作蘆溝，實誤。）蘆溝與其南之白溝河相對，猶渾河與大清河相對也。永定河自察哈爾省懷來縣入河北省境，流經西山山地，橫決之力束於山嶺，摩崖穿岩，成爲峽谷，其勢如萬馬奔騰，能於八小時行百餘公里以達三家店。（在北平西二十三公里）至是坡勢驟緩，漸有橫決之勢，然猶爲兩岸低山約束。及至蘆溝橋以下，一望平疇。直抵海岸，坡勢愈緩，流速銳減，故易淤易決易徙。北自北平通縣，南至白溝河（大清河最北支流），皆曾爲永定河迴旋之地。至清康熙乾隆間隄防完成之後，水始就範，然每逢洪水漫溢，電掣雷轟，常以潰決成災。永定河下流隄防縣亘

二百公里，蘆溝橋附近之石隄，尤爲燕京之保障。此橋附近最大流量可至九千八百秒立方公尺，河穿橋下，可驗其水之盛衰。尋常水寬約四五孔，夏秋水漲亦不過七八孔，惟遇雨潦極盛之時，乃十一孔俱過水，若冬春水小，才兩孔過溜而已。此橋在永定河之位置，殆如黃河下流之蘭封（河南縣名），乃遷流之起點，卽險工之所在。永定河在近代歷史河患最甚，天津海河之善窳，以永定河之影響爲最巨。整理永定河之法，在上流築水庫以節源，下流放淤泥以開流，其具體計畫茲不暇述。

北平市人口現達一百五十萬，爲全國第二大都會，亦爲最大糧食市場之一。其民食仰給於平漢平綏北寧三路之輸入，近郊所產者僅居次要。本省清苑（卽保定）及河南新鄉等處之麵粉，卽由平漢路運至北平。又如房山縣周口店之煤，亦由平漢路運來以供消費。不但此也，平綏路沿線所產小米高粱與豆類，

常由北平轉運至平漢沿線或北寧沿線。蘆溝橋爲舊都水利上之要害，亦爲經濟上之咽喉。民國十三年奉直內戰，鐵路車輛盡爲軍隊所佔，北平之米荒煤荒相繼而至，人心惶惶，百物騰貴。是年雖有河南察綏等省之豐收，而北平糧價反在水旱凶年之上，幾與庚子之亂時最高糧價相等。幸於開戰之前尙能自河南張家口等處運糧到平，否則恐不堪設想。此實往事之足鑒者。豐台在蘆溝橋東七公里，距前門站二十公里，長辛店在蘆溝橋西南六公里，均屬宛平縣。豐台爲平漢平綏北寧三路交會之地，客貨之往來天津保定間者；可由此直達，毋須繞道北平。長辛店爲平漢路北段之要鎮，凡北段存車廠修車廠材料等均在此。長辛店一帶之邱陵，層層如隄，沿永定河北行，而接西山之脈，山川蒼茫，洵爲用武之地。豐台蘆溝橋長辛店三地，一線相通，有輔車之勢，成爲北方鐵路交通之樞軸，其形勢已可概見，敵人謀我之心亦已昭然若揭。

歷史上河北省之邊防，隨國勢之推移而有三變，宋元明三代其顯例也。五代之亂，燕雲十六州沒於契丹，北宋以白溝河（一名拒馬河）與遼人分界。當此之時。以河間中山（定縣）太原爲河北三鎮，其防線略當今之滄石線與正太線。楊時有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地，誓當固守」。但河北平原，千里受敵，國家雖聚重兵擇名將以守之，而敵騎疾趨，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汴梁，致肇靖康之禍，則以幽薊北門拱手讓人故也。今日燕晉二省之長城，係明代所築，如山海關居庸關及永定河以西紫荆關倒馬關龍泉關等；明代皆築有要塞。屯戍燕山，嚴守藩籬，以保衛燕京。然以邊牆之外，棄而不守，長城告警，則京師戒嚴，北邊鎖鑰，與敵共之。及清人籠絡蒙古，收熱察爲己有，由塞北而撼燕京，而明遂亡矣。故在遠略時期，知燕山之防在撫有漠南。明初曾於熱察置衛屯田，以開平（今察省多倫縣）爲中心，東大寧（熱河平泉

縣)，西與和（察省張北縣），三衛並建，方奏左提右挈之效。觀於此，今日河北省之地位，已不待煩言。昔宋人所以不能恢復北平者，由於未得蘆溝橋，而以白溝河爲界，（此河宋時又稱界河）其間相去尙三四十公里，蘆溝橋爲遼金所據，北平遂長淪異域，自遼金相繼都燕京，而中原受控制者重數百年。此橋在北平肘脈間，備不可不豫，慮不可不密。自清季平漢通車以後，三晉之轍，下於井陘，關隴之驂，交於汴洛，振衣而得領者此橋也。方今鐵道建設，愈延愈長，全國聲息，刻期可通，文化故都依爲命脈。蘆溝橋畔，誠哉當爲今日軍國之墳墓。願我全國軍民，誓死効力，守護北平，藉爲恢復疆土之始基。「蘆溝曉月」一景，有勁勇而沈靜之意，中國今日之時代精神，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華北的國際關係與蘆溝橋事件

華北問題，不僅是華北五省二市的問題，也不僅是中日兩國的問題，而是環繞於太平洋諸國的國際問題。所以要探究華北問題的真相，非從華北的國際關係的分析着手不可。

構成華北複雜的國際關係的，除了中日兩個當事人而外，最重要的角色，是英蘇美三國。

日本的覬覦華北，是其征服中國，征服世界的基本國策的一部份。所以在帝國主義的日本沒有根本改觀之前，我們是無從希望其放棄這個基本國策的。但是中國的不放棄華北，也同樣是基本國策。這樣因為兩國國家的基本國策交

又到同一個焦點，嚴重的問題便發生了。若再加以其他國家推波助瀾於其間，問題必更趨於複雜了。

把這一點交代清楚，我們便可以進而檢視一下英俄美三國對華北的關係。這三個國家，都依其自身的立場，對於日本的進佔華北，同感嚴重的威嚇，而和日本發生了正面的衝突。但在現階段上，衝突的重心，是各不相同的。若用比較的說法，日英衝突的重心，是在經濟，日美衝突的重心，是在政治，日蘇衝突的重心，則在軍事。這些在過去九一八和一二八兩次事變中，已經有一份可以看出，在最近華北問題的進展中，便澈底暴露了。

英國是日本的舊同盟國，當時英國所以不惜放棄其百年來的光榮孤立政策，而與日本訂立同盟的緣故，便是爲了要保障其在華的經濟利益。可是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政治上的理由，雙方竟被迫消解了這個同盟。以後，英國的在

華經濟利益，便發生動搖了。漢口租界和威海衛租借地都因為失去了經濟上的意義而交還了中國。日本輕工業的發展，不僅奪去了英國在華的大部份市場，並且還進一步的覬覦出產羊毛的澳洲，和作為英國生命線的印度。這樣便展開了日英間猛烈的經濟戰爭。

在滿洲，英國却沒有多少經濟利益，所以滿洲事變不但是日本對英的挑戰行爲，並且簡直可以說是由英國間接促成的。英國所以樂於促成這種局勢的緣故，無非是想使日本忙於北進後，可以放棄其南進政策；南進政策是足以危及英領的澳洲和印度的。所以當滿洲事變爆發之際，雖然事變的責任，非常顯明，衝突的形勢，已極嚴重，但英國所支持的國聯，於受理中國的聲訴之後，竟還竭力迴避實力的干涉，而採取了一種迂迴曲折，便利侵略者造成既成事實的辦法。這便是派遣調查團來華調查。及至調查完竣，報告書發表時，大家便

藉口於既成事實，輕易的把報告書中的建議擱置一邊。報告書中，雖然斥日本爲侵略者，認日本佔領滿洲爲非法，但這種斥責，目的祇在代表英國利益，跟日本「講斤頭」，並不在替中國鳴不平，更不在主持國際的正義。所以當日本毅然退出國聯之後，我們便祇看見日英忙着作經濟談判，更沒有別的下文。經濟的衝突在某種局勢和某種範圍內，本來是有妥協的可能性的。例如「華北日本，華南英國」之類。滿洲既不屬於英國經濟利益的範圍，英國自然可以不聞不問，但英國希望藉此取得日本不再南進的保證，所以便利用了國聯這個工具，名正言順的先把日本斥責一番。這種勾當，在一個看慣了馬路上流氓拆梢的人，是應該很懂得的吧！

放過了這樣舊賬不談，我們便不妨看看後來華北問題發生時日本所持的理由和英國所表示的態度。日本在發動華北自治運動時，惟一的理由便是中滿交

界，容易發生糾紛，故須在華北設一緩衝地帶。但是聰明的英國，立刻就看出其中特別的意義，立刻就想到如何使華北成爲日英經濟戰的緩衝地。爲保護其華中華南的經濟利益起見，英國對於這個緩衝地的設立，與其說是反對，毋甯說是贊成的，因此「冀東」的小天下，和冀察的畸形組織便應運而生，可憐的是我們的華北，竟因此而特殊化了。正當英皇加冕典禮之前，三數年來一弛一張的華北局勢，不啻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大家早就憂慮到日英兩國間會有不利於我國的談判，所以國民政府特派了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帶了大批的專門隨員，大量的禮物，代表中國去參加，以冀乘此機會，向英國朝野，表示其希望英國不要祇看見日本而忘記了中國，我駐英大使且直接要求英國當局，保護英日談判不以中國爲犧牲品，其實，祇要看一看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的結局，我們早就應當覺悟到拉攏英國是一條走不通的絕路了。

在英日兩國正扮演着明搶暗偷的活劇時，觀衆們不期然的發現了台上還站
立着一個荷槍實彈的警察和一個高坐在黃金寶殿上的「大亨」，這便是蘇聯和
美國。

帝俄本來是日本手下的敗將，革命後的蘇聯，在國際間，也沒有什麼地
位，九強公約，並沒有把她包括在內。但是事在人爲，經十年來埋頭苦幹的結
果，她居然一躍而爲亞歐兩洲的強國了。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蘇聯除以實力充
實遠東的國防外，也曾力主以集團的力量，予日本以制裁。而當華北形勢緊
張，滿蒙交界上糾紛層出不窮之際，斯大林竟公然宣稱萬一日本侵入外蒙時，
紅軍將不辭出兵赴援。滿蒙間本來沒有明確的界線，這可以說是近年來日蘇
間所以屢次發生武力接觸的一大原因。但日本如果沒有藉端掀起對蘇戰爭的意
向，則劃界問題也未始不可以和平解決。

日俄萬一發生戰爭，滿洲便成日本的最前線，所以日本便不能再有一個華北作爲後方根據地。於是可憐的華北，便因此而更需要特殊化了。所以華北特殊化後的卜方的軍事設備，如滄石路的興築等，大部份是爲對俄之用的。

美國和日本都是在世界大戰後一躍而爲強國的，兩國向外發展的結果，造成了無法避免的政治上的衝突。一般人看到美國的在華投資這麼少，所以最初竟有以爲滿洲事變是日美妥協的結果，現在我們知道是不然了。我們看到日本在製造每次新事變時，美國的態度，總是這樣的沉着。她的堅守不承認主義，便是此種沉着態度的表現。此種態度所給予日本侵略行爲的打擊，絕不在蘇聯的軍事行動之下。華北現在是中國政治的咽喉了，日本的要求華北特殊化，對中國固然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對美國也同樣是一個重大的威脅，將來華北問題，進展到如何程度，日美間的政治衝突，也必然的會跟着激化到這個程度。

據最近的消息，宛平的中國駐軍，已經和日軍數度開火，雙方都有重大的死傷。宛平和豐台都是從瀋陽直達的華南腹地的必經要道，日本想佔據宛平的目的，大極就是在此。這和最近英日談判或者不無相當關係。俄國真理報社評，也說：「蘆溝橋事件爲近衛內閣登台後第一次的中日衝突，亦顯爲日方『新』對華政策的直接實現。同時日方發動之日英談判，亦爲此次挑釁的成因之一。日方用意，蓋認定挑釁如果成功，則不但在華北的地位更加鞏固，即日英談判中，日方所提出的劃分中國爲日英勢力範圍一事，亦將更易成功。」

我們假使不願聽人家瓜分，我們便當抗戰到底。請以蘆溝橋事件作爲我們「犧牲的最後關頭」！同時也得認清國際間能夠助成我們作實力抵抗的，決不是和日本爭經濟利益的英國，而是在政治上，軍事上感受到日本威脅的國家。

蘆溝橋事件紀實

近來日本帝國在國際間是最露頭角的了。在法西斯所最仇恨的蘇聯，於上月末日牠便大胆的當頭給了一炮，在黑龍江上擊沉一輪軍艦，這一砲雖則沒有建立起預期的光榮功績，但是牠會把羞愧的臉轉向弱小者發洩，於是第二砲便在一星期後的七月八日之晨，落在我們的宛平縣城，至於這次的反應，也是他們所未料得到的。現在，事態的延續已經六天多了，軍事行動與外交談判都在忽風忽雨之際，將來的展開到甚麼樣地步？這時都是擬料不到的！

現在，記者就把這幾天裏變化的經過簡略的敘述如下：

蘆溝橋的事件，我們絕對不能把它看成偶然的，而是日本對華侵略的既定

的計劃，他是預期把華北造成了既成事實。這一次的蘆溝橋日軍夜間演習，既然是在華的非法軍事行動，而且又攻城，這是他們幾年來蘆溝橋不斷的軍事演習，而預料他們演習的成績便會把宛平縣一手奪下；同時各方面進兵威脅冀、察當局而達到預期的吞併華北陰謀。由這——日軍兵車一列（共九輛），由山海關方面開來，七日下午四時許到津，八日到達豐台。——一段消息中，我們可以看出日軍這一次的行動絕對不是偶然的。不過，他們這次的美夢有點做錯了，只回顧「九一八」那天的甜蜜，而沒有憶起喜峯口時的辛酸！所以，現在他們張開了猙獰的面孔，預備撒一次大的瘋狂！

在上月廿七日起，就有一次平、津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那時候的謠言便很多，平、通長途汽車上就搜出了許多不法文件，北平城裏的漢奸浪人幾次想暴動都未得逞。在大演習過後，緊張局面似乎稍平靜了，而不幸的是蘆溝橋事件

八日晨突然發生了。這是七日夜間日本軍隊在蘆溝橋一帶演習，次晨零時的時
候，松井（日駐平特務機關長）忽然用電話向冀、察軍政當局報告，說是夜間演
習時忽然聽到槍聲，及收隊點驗，一中隊缺少一兵，同時認為放槍者已逃入縣
城，要求即刻率隊進城搜查。這一個要求，很顯然的是要假造機會佔領宛平，
我方在蘆部隊竟日並未出城一人，且因深夜殊足引起地方不安，乃婉加拒絕。
松井不允，並聲稱以武力保衛前進。其實這個時候，日軍早已將肥城（即宛平）
取包圍前進形勢。當我方得到消息後，再與日方商定，雙方派員即刻前往調查
阻止。日方所派為寺平副佐，櫻井顧問，我方派冀省第三行政專員及宛平縣長
王冷齋，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暨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葉等，四時許
抵達宛平縣區，寺平仍堅持日軍入城搜查，在交涉間，東門外的砲聲忽然大作
不止，片刻西門外的砲聲也響了起來。隨即機關槍步槍的聲音連續不斷，意在

以武力作爲交涉後盾，而很自然的奪取這方城池，那末佔得通州，豐台與宛平後，正好扼住北平幾段咽喉，將來前進，奪取整個的華北以及全國，都會易如反掌了。但是二十九軍的士兵，在喜峯口的歷史上，我們知道他們是國家的棟梁，是不甘受敵人的凌辱的，去年九一八豐台事件，就更可以證明出這羣英勇的愛國弟兄。這一次受到的無理砲擊，爲了正當的防衛，爲了不讓一寸國土被敵人侵佔去，他們雖則暫時鎮靜，等候交涉，但激烈的砲火攻破幾個城豁，炸燬縣府的幾個辦公室後，他們燃燒起不可抑制的憤怒的火焰，當頭與以還擊，但苦者我方駐蘆溝橋部隊完全爲步兵，受其砲擊死亡頗衆，這次戰爭到午間始停。終於守住了這座危城。不過，日軍不斷的由天津、通州向豐台、蘆溝橋增援。並有坦克車載重汽車裝甲車多輛隨行。

在這一役戰爭發作時，平漢路車停止開行了。且蘆溝橋鐵道一部被日

軍炸毀，最有歷史價值的古石橋（由宛平縣城西門跨過永定河通長辛店大道——）也被毀一部。至於平保電話電報線平漢路長途電話線，亦均被日軍割斷了。

當這一役戰爭正激烈的時候，就是早晨七時左右，日軍即由通縣開來百餘名，乘汽車到達平市東郊關東店，強佔民宅藏匿起來。七時五十分又徒步來百餘名，在關東店三塊板一帶作散兵線形勢。八時四十分又來騎兵八十餘，步兵三百餘，攜帶機關槍迫擊砲等，下午二時經廣渠門向豐台出發。十時許又由通縣開來步兵三百餘，過午經東便門外向豐台蘆溝橋進發。平市四郊頓成緊張嚴重狀態。

北平城裏，軍政最高當局馮治安、秦德純等，於晨十時在宋哲元私邸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時局應付辦法，即日宣佈戒嚴。夜間街市禁止行人，晚八時

商號停止營業，城門晝夜關閉，每二時開放一次。察省主席劉汝明十二時由張家口乘平綏路車抵平，津市長張自忠下午二時由津乘汽車亦來平，偕同冀、察各要人商談日軍砲擊蘆溝橋事件。各重要街口卽日堆集沙袋，架鐵絲網，機關槍也在沙堆堡壘中架起。英雄的中國軍人一手握着大刀，一手把着手槍，在嚴密的防禦，在準備巷戰，準備殺敵。

街市上的載重汽車飛一般的來回跑着，一車車搬拉沙土袋子，城外的砲聲像沉雷樣的震着每個行人的心靈，壓抑着悶悶的氣息。天也在陰霾着，像似暴風雨要來的時候。

剛過午，東交民巷的日本兵乘着幾輛汽車，通過了正陽門、永定門、右安門奔向豐台。在路上要劃白線，也有一部出朝陽門赴通州的，也劃白線以爲記。

在八日午間稍爲停戰後，日本方面便乘此時機忙於運兵及運輸彈藥。午後一時四十分由津押運三大汽車子彈，並有四輛坦克車同時開抵豐台，五時到達豐台的又有一列專車，爲完全裝載彈藥的。之後片刻又有坦克車二十餘輛，載重汽車三十餘輛，砲車多輛，由平、津開往豐台、蘆溝橋一帶，豐台日、鮮僑民全部改換軍裝加入日軍部隊，開往蘆溝橋附近。在廣安門外直達宛平縣東門之大道的橋洞以東完全爲日軍佔領；大井村、五里店、大瓦窰一帶民房悉爲奪取，農民均逃往廣安門，數百難民被紅卍會救濟處收容所暫與收留，而無辜遭受慘殺者尙不知有多少？

在這天的午間，日軍官數人曾乘飛機由津飛蘆溝橋視察陣施。

午後，日方忽又向宛平縣政府通牒，聲明限六時以前，將宛平縣城讓出，否則決以武力攻城，經我方駁拒。晚六時便又開始猛烈的攻擊了。這一個劇烈

的戰爭通宵未停。直達九日晨雙方始下令停止射擊、迄午正式實行停戰。這個停戰，是八日夜中、日雙方長官商洽的結果。口頭洽訂，各軍退回原防，在退兵之際，適值大雨，曾一度又發生衝突，我軍排長士兵負傷多人，斯時，天與人同流出了淒慘的淚！

但是，當我軍完全退回原防後，日軍除一部撤回豐台外，但大部份隱伏於大井村，五里店，大瓦店一帶。而農民被屠殺於高粱地中不知其數。九日夜，大因雨，所以小部份衝突，約半小時之久，即行停止，幸未發生大戰。

十日，天是晴了。而敵人的運兵輸彈更覺方便得多。北平日鮮僑民被令集中在交民巷的日本兵營裏編成義勇隊。豐台開往蘆溝橋日軍達千餘人，坦克車四輛，大砲七門，鋼砲二十餘門。通州向豐台填防者又達三百餘，是開專車開到的。好像預備一場大戰。到五時半便又開始向我方猛烈的攻擊了，鐵橋，肥

城均受重大損失，我軍爲自衛計亦與還擊，六時半戰爭益形激烈。通州開來軍隊及山砲多門，均已進達，與大井村五里店大瓦窰一帶之日軍取得聯絡後，卽全面齊進，向我方猛攻，並撲奪龍王廟及蘆溝橋之鉄橋。我軍爲自衛當痛爲還擊，此戰竟成拉鋸形勢，最後敵方以一營人之衆向我方衝鋒，亦終被擊退。此役最爲激烈，直達拂曉，雙方才入於休戰相持狀態。永定河流水成了紅的顏色，死屍堆在橋旁，情形極爲淒慘，英魂冤鬼都在這裏浮動着！

在這一段悲慘的光榮的戰爭中，也有兩項趣聞。一個是日軍平時演習埋藏許多子彈（預備夜襲）被村童看見向我告發了，乃當地挖出大量彈藥，夜間日軍攻擊時便感到子彈之不足。一件是山東人的英勇精神，一夜用大刀砍了卅幾個敵人，他才十九歲，這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這事實給中華民族添了無限光彩！但是，這只是部份的抗戰！

在十日的大戰中，關東軍十列車由遼寧開來，每車約載日兵千餘人。並飛機五十架隨行。且二列車已抵山海關。戰爭似乎要擴大了。

北平城裏也跟城外的劇烈戰爭而加緊戒嚴，漢奸與日鮮浪人在街頭砍頭者日有所見。因此地方治安很平靜。

跟着蘆溝橋事件，上海日軍遊行，古北口、密雲一帶日方均行增兵。中日關係更形緊張了。

十一日，雙方長官商洽，均認為事態不宜擴大，而口頭和平解決，各軍退回原防。以後不宜有此類事件發生，互相道歉。但大井村、五里店一帶仍然有日軍放哨，且身披綠草樹葉以蒙避眼目，而大部隊伍均隱藏於高粱地內，並無準備撤退意思。在這天，日本軍用飛機飛落天津者達二十餘架。在這天宋哲元也由樂陵到津了。說是已能真正的和平解決，因此亦有謠言在平、津傳佈着，

便是日本提出條件：廿九軍退出蘆溝橋，道歉及懲辦肇事長官，驅逐共產黨藍衣社離開華北並肅清抗日思想。冀、察當局完全接受了。這事引起許多人的怒憤的怒罵。但當局給與否認了，而且聲明本着不喪權，不辱國，以促對方猛省。

在十一日的夜裏，當着官方公佈和平解決的消息不久，清晰的機關槍射擊聲，大砲的轟炸聲又連續的演起。日軍開始在大井村、五里店一帶向青塔寺、蔣家莊攻擊，終被我軍擊退。

十二日的空氣又轉緊張了，城裏的戒嚴情形也比往日加緊了，軍用汽車在街上拚命的飛跑，車上的弟兄都很嚴肅而英勇的托着上刺刀的槍即前衝去！街口沙袋越發堆得高了起來，一個個兵士都很興奮的，而且覺得光榮的配着武裝立在街口。城外東郊豐台一帶，日軍在積極的忙於趕築軍事工程，而且在十里內都有步哨，居民逃避一空。這天又有敵方偵察機一架翱翔天空。豐台、蘆溝

橋的中、日軍仍在對峙着。日軍達大瓦窰車洞，此地距宛平城東門僅三里，豐台距宛平二十里，宛平距廣安門三十里。戰爭就在這一個地方連日發生。

在這天裏，天津由榆關開到軍車四列，計二千名以上，並有巨型鉄甲車六輛，大批軍器，軍用品，及騎兵百餘名，馬百餘匹，將天津東站佔據。同日午間日軍艦「菊號」亦抵塘沽，日機廿八架（偵察機，轟炸機，驅逐機等）飛落天津東局子，惠通兩機場。一部軍隊攜帶機關槍，大砲坦克車八輛，由天津、河北遊街後已向蘆溝橋進發，榆關開來軍亦有直接西開的。晚間十時許，大井村一帶日軍又向財神廟方面我軍射擊，達二十分鐘之久。廣渠門外日兵三四百人，是日晚也曾衝突！

在日軍屢屢挑釁戰鬥中，在積極向華北增兵中，中、日危機，是益趨迫切

了！

十三日的早晨，由通州開到苗家地一帶的日軍六百餘名，攜帶坦克車六七輛，鋼砲廿餘門，欲進朝陽門，被守城我軍拒絕後，稍事衝突，乃分兩部轉向「南苑」「北苑」進發了，然鎗聲還不時的響着。同時這天早晨八時左右，永定門外又有日兵七八百名向豐台進發，內有四百餘名攜帶大批的重軍火，共乘載重汽車六十五輛，坦克車十一輛，大砲七門，行至大紅門時，我軍勸阻，突向我軍開槍射擊，強行前進，便發生衝突，終被擊退，雙方均有損失負傷。旋又有日軍數百名攜帶坦克車七輛至永定門外窺察，亦與我方守城防軍衝突了，敵方竟向城內放砲攻擊十餘發，至午后二時尚不斷用機槍掃射。上午十一時許又有一部日軍由永定門外西進，而竟意想步入「南苑」，便互相衝突了，日方一輛汽車炸毀，全車彈藥轟炸，頗令一些人們驚異。該兵便撤退了。這已經半小時多了。

這天早晨，日軍又由山海關開抵天津，強佔北寧路東西車站辦公。隨這幾列車入關的。有百名餘南滿鐵路員司，分在北寧鐵路沿綫工作，在各站都下車了，另外還有大批的隨軍新聞記者。似乎華北即刻成了他們的一樣。

在這天晚上，就在記者寫這篇通信的時候，夜十二時至晨六時，砲聲又很清晰的響起來，而且步槍機關槍也都連串的在宇宙間震蕩着，星火在穿向天際。地點約在永定門大紅門一帶，也許在開始攻擊「南苑」吧，槍聲砲槍是這樣激烈！

幾日裏的戰爭，雖則未正式開戰，但中國所受的無辜損失是不算小的。而日本又下令由國內向華北大批增兵，現已登輪，並下令在華日僑準備返國，這事態無形中是擴大了，尤其加藤十三日談話，意思除非中國讓出蘆溝橋這事件才能解決。關東軍本日的聲明，「如再遇『挑釁』行爲，日方準備採行最劇烈之

階段，關東軍現已作完全佈置；以援助華北駐屯軍。」並由朝鮮熱河各地運兵來華。在中日戰爭將開始的序幕中，我方已有其具體的表現，看蔣委員長在牯嶺的談話，與八日指示黨察當局對要件的處置，就可以看出了中國。本來在中國已經走到了和平統一的地步，如果外敵給我以打擊的時候，我們當要用全國的力量予以打擊者以打擊的。

在這幾天的抗戰中，北平學生市民每天都在街頭奔走呼號，捐募慰勞，組織戰區服務團，戰地救護隊等。傷兵也日日的由前線運到傷兵醫院來了，城外的砲聲更激烈的響起來了。

這一次抗戰如果不是豐台事件的覆轍，那末是很有勝利的把握的，但是這一次的抗戰的勝利，還是要全國大眾的力量來推動它，來決定它！至於將來的發展到甚麼樣地步？記者除了和全國人民大眾一致的來做這救亡民族解放運動

的工作，並時時把這勝利記述起來，這裏就暫時的擱筆了。

蘆溝橋事變與華北前途

一

● 七日深夜至八日晨，日本強盜開始了佔領蘆溝橋的軍事行動，駐守在那里的廿九軍馮治安部立刻給予英勇的抵抗。在千萬雙眼睛注視之下，這次事變正展開着可歌可泣的場面。

事變之來，初看似乎突然，但從去年的豐台事件，以至最近的青島事件，天津海關小西門分卡事件，塘沽漁船事件，天津聖農園失火事件。及華北日本領事、武官的在天津青島的會議，關東、華北兩駐屯軍首腦在長春的聯

席會議，漢奸浪人的活躍，日本軍隊的頻頻演習，就可知道是不能避免的了。

● 日本製造這一系列的事件與事變的最大目的，就是壓迫與威脅廿九軍，使有長城血戰的光榮歷史的廿九軍成爲牠的工具與傀儡，或者就驅逐他們退出華北。

廿九軍是冀察政委會的基礎的軍事力量，然而在多年的屈辱的教訓，與學生民衆的愛國情緒的激勵之下，廿九軍的中下級軍官，特別是廣大士兵間，勃然生長了深沉的抗日意志。過去日本曾用中日軍官聯歡的方式，試探了這一不可輕侮的力量。日本承認了這是它的侵略工作的障礙。

作爲廿九軍的下層的抗日意志的發展，與全國民意督責的結果，廿九軍的部分的上層將領和宋哲元逐漸的表示了否拒日本的態度另一方面，中央和廿九

軍的關係，也比較的改善了。（如戈定遠的參加杭州會談）。

津石鐵道的建築，是日本所急迫要求的，因中央的聲明而停頓了。龍煙鐵礦在日本侵略華北的計劃中是重要的項目，却被宋哲元延攔起來了。柳江煤礦讓渡給日本的事情，也受到了中央的干涉，雖然日本的不能順利的進行華北經濟「發開」，別一重要原因是資本缺乏與資本集團內部的矛盾沒有解決，而宋哲元在與日本的談判中，利用了躲避推諉的策略，終究是事實。五月初宋哲元離開北平到天津，十一日回樂陵原籍，一直就消極的抵制着日本的進迫，并且對日本公開表示了他在「經濟提攜」問題上的意見與中央一致。

對抗着日本軍隊的演習，廿九軍也舉行了演習。爲着防止漢奸的搗亂，宋哲元宣佈了「夏防」。在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遵照着中央的法令進行。於愛國運動，也採取了比從前較爲開明的政策。

這些，就使得日本強盜不能忍耐下去，只有用直接的軍事行動來征服華北。

⑤ 因此，這次事變不是第二的豐台事件，不是簡單的佔領一個軍事要點的事變。

當然蘆溝橋在防守北平，保衛平漢鐵道——這條鐵道貫穿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中部并且與正太鐵道聯絡而為山西省的外綫——上是重要的，但日本要做的決不止是佔領它。

自從西安事變解決，三中全會閉幕以後，中國的國內和平是實現了。十年來兩個政權的對立形勢大大的緩和。兩大政黨的合作將近成立，統一已是得到初步勝利。就在事變前夕，川康整軍問題也有了一個結束。雖然廬山「茗談」，並沒有無遺漏的網羅了全國民意的代表，（如廣大的非常積極的愛國民衆的七

位領袖直到今天還在蘇州獄中），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仍沒有表現充分的民主精神，離開民主政治的確立還遠，因而國內和平也還沒有得到鞏固的保障，但已經使得日本不能不在華北趕速完成它的軍事佈置，以便保持滿洲的贓物，鎮壓中國民族的反抗，和切斷中國與蘇聯的聯繫。

無論就軍事交通網，軍事工業和軍隊配置而言，日本在華北的軍備是不會按照計劃完成的（主要的部分如津石築路，塘沽建港，龍煙開礦，都還沒有具體實現）。這次事變開始就動員了關東軍與第三艦隊，在日本國內造成了一種極度緊張的空氣，足見它已下了怎樣的決心了。

④ 但這次事變對於最近正進行着的英日談判，還要起着作用。五月裏日本報紙已經把東京的談判要求概括的說出了。所謂「吾人華北，不列顛華中，華南」，並不是表示日本願意放棄獨佔中國的鬥爭，只是作為一種策略暫時緩

和英日的對立，便於打擊中國而已。然而這要求，英國就能夠接受嗎？

英國的支持國民政府，是由于李茲羅斯的談判受到了日本的拒絕。李茲羅斯所要求的妥協，是包括華北問題在內的。這次談判中也不會改變這一點。日本軍人爲着爭取「吾人華北」的實現，也必須佔領華北，不論事變如何結束，可以使得日本在談判中佔優勢。

⑤ 從日本的國內狀況觀察，這次事變的必然性就完全可以明瞭。

日本爲着鎮壓，滿洲的民族運動，與繼續的軍事行動，每年在增加着龐大數字的軍費與治安維持費。戰爭與侵略準備又帶來了「軍事景氣」。而在軍備擴張與軍事景氣的後面，就是大衆生活的貧困與經濟動脈的硬化症。據中央社在京電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度的入超，達六萬萬圓日金，下半年因軍備的不斷擴張，將更使入超增加。入超的結果，是黃金的流出美國。然而通貨膨脹與物

價增高，不僅成爲財政上極困難的問題，也爲軍事法西斯與資本家政黨爭執的要點。因實際工資的減低而引起了今年勞動爭議的惡化，十分威脅整個的統治階級。

現在橫在統治階級前面的只有一條激進的去路。然而因爲這個階級內集團利益的不同，走這條道路須經過許多次的內部矛盾衝突，所以由廣田內閣而林內閣，而近衛內閣在半年內已經見出了日本政局的動盪。

但日本統治階級內的矛盾衝突，最近更表現於下面的事實上，而準備了這次事變的爆發：一、兒玉從資本家代表的立場出發提出的對華政策的建議，原則上被六相會所接受，川越大使的外交獻策遞呈之後，軍人法西斯就猛烈反對。二、東洋拓殖會社與興中公司之間成立了一個協定，華北駐屯軍對於興中公司表示了歡迎的態度，是說明了日本國內兩個資本集團——軍需工業資本

家，新興在滿產業資本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發展的紡織業資本家的集團與金融獨占資本的集團——之間的新的結合，這里自然有着法西斯的拉攏的功績了。冀東偽組織於長春的兩駐屯軍首腦會議之後，劃歸華北駐屯軍管轄，通州特務機關亦然，軍部內部的矛盾也得到了一種解決。三、最後，是川越正挾着新的訓令回任，他在青島的逗留中爆發了這次事變，是證明了法西斯的少壯軍人派的如何壓迫着它的上層以及資本家政黨，走上這條最冒險的道路。

二

⊕ 事爆發到現在，可以分爲二個小階段。從八日晨至香月提出屈辱條件爲第一階段，以後爲第二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日本的行動如下：

1. 控制天津至豐台，蘆溝橋的鐵道線，擴大戰爭至北平的西郊，南郊，以

及楊村落堡，目的在驅逐廿九軍駐在南苑的大批部隊，以便奪取北平。

2. 一方面以「和平談判」爲策略，阻止廿九軍士兵的積極抵抗。同時遊說韓復榘使取中立態度。

3. 陸續由關外輸送大批軍隊入榆關，古北口，準備繼續擴大軍事行動。

4. 第三艦隊奉令待發，在長江，華南一帶發現日艦示威。

5. 對於英美的照會表示樂觀的態度。

中國的行動，則表現出中央與廿九軍的不一致。

1. 宛平縣城的守軍經過一度抵抗，曾接受日本要求而撤退，但因日本軍隊不撤退而重新開回。宛平已陷於孤立形勢，在軍事上完全處於猶豫，被動的地位。

2. 十一日晨中央電秦德純等不准接受任何條件，不許退後，必要時準備犧牲。

牲。一方面進行外交上的動員。

宋哲元於十一日晚到天津，十四日午後，在天津集中了齊燮元，陳覺生，張自忠等人「和平談判」，由北平移天津。

但是十五日，新任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對宋哲元已經提出了極可恥的條件。這些條件的內容，據傳說大概是1. 中國軍隊從蘆溝橋撤退，2. 懲戒中國的負責長官（如馮治安），3. 制止反日活動，4. 實行防共，5. 中國官方道歉。

直到現在，日本所採取的策略便是。

1. 利用許多漢奸政客包圍宋哲元。
2. 分化廿九軍將領，使韓復榘中立。
3. 同時又繼續增兵備戰，威脅宋哲元，使他完全屈服。

⑦ 那麼，華北難道能夠這樣斷送嗎？

我們說，這是很可能的！

第一，宋哲元是極度動搖着的，他以往在對日政策上的態度的轉好是這樣的緩慢，他不堅決的相信士兵羣衆的力量，他不願意在沒有鄰省的援助之下對日作戰，何況包圍他的漢奸是這樣的多。

其次，中央對這次事變所採取的措置也不足以鼓勵宋哲元的決心。中央除向英法美三國政府提議聯合行動制止這次事變擴大，以及限制宋哲元的命令之外，還沒有作擴大抗戰的具體準備。

英美的態度已經明顯的表示了贊助「和平解決」，換言之，就是日本的要求的原則。如果要依靠他們來制止日本的冒險行動是會重發九一八後的錯誤的。

在英美的贊助態度，以及中央的沒有擴大抗戰的準備的情勢之下，在日本軍部內部的矛盾，軍部與黨政的矛盾的暫時緩和之下，日本是否就會結束

這次事變呢？

這在現在是不可知的。不過，我們可以斷定的說的，那主要的要看中國的反抗的鬥爭進行到怎樣的程度。

如果中國堅決反對屈辱的「和平」，即使日本在條件上某些地方讓了步，那麼，日本是不會就結束這次事變的。

⑨ 但是，據天津十五日的專電，正式的「和平談判」是於十六日開始，廿九軍代表是張自忠，張元榮，鄧哲熙，過之瀚，開致中，劉郁芬，石敬亭，魏宗瀚，曹汝霖等均到天津，廿九軍下級幹部現都表示極度憤慨（十六日「立報」）。

這是怎樣一張漢奸名單，同時又怎樣透露了中國的反抗的消息！

陝此，潼關，河南各地的中國軍隊都表示援助英勇的廿九軍士兵將領的熱

烈態度，全國的愛國民衆的情緒也可從廣泛的募捐運動及對廿九軍的忠告與督促上看出，國際方面有蘇聯的痛切的指斥日本，在這個根基上，這次事變有第三個可能的前途。這個前途我們所應努力爭取的，就是——

擴大局部的抗戰爲全國的抗戰，保衛華北！

一個美國記者所看到的

蘆溝橋，宛平城，長辛店，廿九軍的健兒們

這是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傑克·培爾盾的實地記載，見於十九日之大陸報。詳述蘆溝橋事件發生後第二日第三日之身歷狀況，在北平十五日寄出，於當時情形縷述甚詳，特將全文譯出，以饜讀者。

在北平城裏，可以聽到不少的消息和不少的謠言，尤其是關於戰爭一方面。中國及日本方面時常有在同一時間而有兩個不同的地方開戰的消息。在北平城內所以不能有準確的消息的理由，是因為北平的居民都關在城牆裏面，到了夜裏，靠着耳朵聽官方和半官方的戰爭消息；晨起，讀報則知城外血戰甚烈；而記者們特地跑到城外的兩方兵士處去探聽新聞，則僅探悉隨時有一些小接觸，簡直沒有什麼可作稿子的材料。

自從蘆溝橋，或是宛平，或是馬可波羅橋的事件發生後到現在已經有了一個星期，警察把城門緊關着，可以說沒有開過；因之居民，除了等第二晨的報紙以前，就沒有別的念頭。

但是北平市，究竟跟別的城市一樣，需要食物的供給；也就是爲了這個理由，有幾個城門，在清晨，開一半，讓那排列成行的鄉人攜帶菜蔬水菓入城

來，而家主婦也早就鵠候在城門口，一見就全數買下來了。每天早晨想進城的鄉人總排列到八九里開外，而城門又開了一些時候就關起來，所以站在最後的鄉人時常要遇到「不得其門而入」的苦。

在黃昏的時候，城門又開了一次，讓這班鄉人出城。鄉人有時也跟駐紮附近日軍做交易的。

新聞記者之出城探聽消息者也略感困難。到了滿裝沙袋的城門口，車子就得停下來，拿出卡片，兵士還得打一個電話去向上級軍官，（有時即可放行）才開門放行。可是到了今天，又生出一件難題了！——昨夜公安局命令各汽車行：不准租車給到城外去的人；而租汽車是白牌子的，一見即識。

到宛平縣去

宛平縣的縣城，離北平約十英里，從平西的彰義門出去，過四英里，即遇

日本的站崗兵士，兩人都提槍相對，命令所有的車子停下來，略加檢查；未幾步，又有日兵崗位；從北平到宛平的路上，大概必需碰着五六個日本崗位，內中有一個崗位在某時間很難通過；除非車上有外國的海陸軍官，日本軍人才賣面子放過去；倘若車子上有能日華繙譯的人，那麼這些日本軍人一定要你點頭領會，「日本軍人實在是好人」之後才放行。

宛平縣城恰在蘆溝橋之東盡頭處，蘆溝橋是橫跨永定河的一座大橋。宛平城的東北角有顯明的被日軍砲轟的遺跡。

七月十日的早晨，蘆溝橋事件發生後兩日我走進宛平城裏，一眼看來，城內並無何等損毀；但公安局長領我去看縣政府的時候，日本軍的子彈顯然會降臨過這個地方。有一部人力車可以拖進拖出的洞打穿一面牆上，有許多房間也被槍砲的彈子打得四通八達了。當我問這位官吏有無生命死亡的時候，他回答

說：「沒有，我們早已預備，恰巧預先逃走了。」

在七月十日的一天上，「宛平縣城是歸石友三的保安隊的管轄；在街上可以看見二十九軍的兵士在搬運行李。當日兵進攻宛平縣城時有五百個二十九軍的兵士。按照中日協定，這五百人應退出縣城；他們都到了蘆溝橋的另一橋塊邊，裝好沙袋，恰可通過我的車子，到了沙袋旁邊，守土的兵士就叫我和我的汽車夫出了汽車，搜查一遍。那長官對於這件事還對我說了許多抱歉的話。再過去幾碼，又是一條橋，叫做「馬可波羅橋第二」。那長官在我臨走的時候，向我索取卡片，我向他說明；這是我最後的一張卡片，我還得要長辛店去有用處；他也就讓我走了。

長辛店一瞥

長辛店在蘆溝橋過去，約有三英里的路程，那邊有火車廠，又是現在中國

軍隊的集中處，所以是很重要的。（當我寫這稿子的時候，二十九軍已出動，現由五十三軍萬福麟部駐紮）在這條路上，七月十日的晨間，有許多死屍用木板扛着，蓋以麻袋。

當我們到了長辛店邊境，他們把死屍平舖在陽光下，有攝影員拍照。在路的旁邊有一堆像小山似的死屍，用竹棚蓋着，麻袋裝着。

那些死屍都是蘆溝橋衝突和進攻宛平橋的結果，所發出的臭味，怪難聞的，甚至於叫抬屍者都用棉花塞住鼻孔。

那埋屍的程序幾乎都是一樣的。那抬屍者先到那「一堆」裏，揀出一具來，抬了幾步，平放在地上。正當我觀察的時候，有一個兵從屋子裏跑出來，拿了一張很薄的紙，貼在死者的胸口，上面寫着「張天保」三個字。我就詢問另一個兵，是否就是死者的真姓名，他回答說：「這都是我們廿九軍的兄

弟，我們怎樣會不識認呢！」其實這些屍首的確是很難辨認的了。

這程序是很簡單而且的迅速，悲壯而不傷心的。

有一個兵的制服，因泥漿滿身，簡直難得辨明的了，又血漬斑爛，當攝影的時候，他們把一個軍號放在他的胸口！這是我所見的惟一的有「心靈」的表現的一個鏡頭，從這班堅忍不知苦樂的二十九軍的兵士中。

那些屍首大都是被濘泥所掩埋了的，也許是因為所受的創傷太可怕了而以泥來塗抹的，我數過了一遍，計有三十五具；後來我從官方探得報告，第一天的戰事就槍殺了七十至八十的兵士。

廿九軍兵士

我的汽車夫他是中國人，既不能忍受那屍首所發出的臭味，又不耐看那慘烈的景象早已遠開了；我也就趁這個機會跟兵士談起話來。他們似乎對於我的

行止並不驚奇，並且有問必答。講句實話；他們並不十分像一個兵士，却像一個人，也沒有歐美或日本軍人的呆笨機械化的性格。

「日本人的野心永不會滿足的。我們二十九軍現在是一萬個不怕他們的！」

講這句話的軍人是卅七師二一九團第一二營的兵士，後來，我問他們對於廿九軍遷出宛平縣城作何感想，他們聳一聳肩，說道，「我們不過是服從命令而已！」

吉星文團長

我請求想一見該團團長吉星文，他們回答，要到下午四五點鐘方能見到他，但是我們若要到別的地方參觀，他們却很願意做嚮導的。我就周圍看了一些，又回到宛平縣城，那時候我想打電話到北平城裏，而電話線恰已割斷了；也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被傳失蹤了。

當我們從宛平縣城來的時候，一位中國青年，穿着藍長衫，跑過來對我們說：「能不能帶我一齊回到北平去，我想這不礙事麼？」

日本兵未撤

我就允許了他。未動身以前，我想看一看日本兵有否撤回，（照協定說來，他們應該在前一夜就應該撤退的），我到火車道那邊去瞭望一下，看不見什麼。我於是上車，但是我總還要想來證實一下，究竟日兵有撤退了否。我到一個近宛平的車站上的一隻台上去看一下，在車軌的那邊，斜坡下，日本兵在機關槍後蹬着，我滿足了，又下了台。但是當我下台的時候，已經有四個日本兵包圍了我，逼我上了車（那跟我同車的中國人，據說是宛平縣政府的職員，他是站在車上的），慢慢的開往前進。

到了車站的那邊，日兵之野外司令部門口，日本就把我同車的中國人扯了

下去，引我們到一個營帳裏。過了一會，一個青年，繫着綁腿的，我認爲一定是中國人，過來問我「到此作甚，有卡片否？」，很不幸的，我沒有卡片了；並且費了許多工夫，才叫他相信我是一個新聞記者。

恰在這時候，日本兵士已經在我的同伴身上發現在長衫裏面有「宛平縣政府」的徽章，他很恐懼了；他要我替他說明，他是我的助手，我也照樣對日兵說了；但是他回日兵的口供太糊塗了，日兵根本不相信他的話。

過了一會，那位中國繙譯問我，「要不要看一看真實的情形？」我點了一下頭，於是我被引見鈴木營長。

「外國記者及外國軍人想調查軍事情形的大都只向中國方面去探聽，而不肯聽取日本方面的話，你得要有兩方面的故事！」

我認爲這是惟一的真話。

鈴木隊長於是解說蘆溝橋事件的經過情形了，在泥地上畫了一張地圖。據他說來：「七月八日，日本僅在宛平城外演習，突然在龍王廟遭遇襲擊，繼之宛平城裏也有開槍，宛平城裏的官吏並且高喊說，城外的開槍者不是中國兵，而是匪徒，當那些匪徒過了河，日兵正擬追過去，而城裏的兵又襲擊出來，後來，在所謂匪徒者的屍首身上，發現死者是二十九軍的兵士。爲了這事，後來有了協定，二十九軍應退出宛平城，由石友三的保安隊接駐，日兵也開始後退，而又突遭襲擊」。村口營長又說：「宛平城裏的保安隊也是二十九軍假扮的。」

當鈴木的故事講完後，日大使署衛兵隊長村口少校來了，攜了一隻木箱來，於是我坐下來了，他拿出自己的地圖來。我的中國話本來不十分好，而這樣繙譯的日語又牽強得很，我只得用中國話來解述我的故事。正在這時候，我

看見一大隊的日本騎兵從田間過來。

「這些軍隊那裏來的？」

「豐台。但是這並不嚴重的！」

過了一會，好幾輛過山砲，馬拖着，過我們的面前，我有些悚然了，我向他們討水喝，但是他們給我的是太陽啤酒。

他後來更申述：「不願戰爭」「但願和平」；當我問他明天能否再來看他。

鈴木營長說：「明天我們不在這裏了，我們要在那一邊，」手指着一段地方。的確，翌日，他們是在這指定的一段地方上。

我向他還了我的中國同伴的徽章，從營帳裏喊他出來，攜他回到北平城內。

到了七月十一日，情形變得更困難了，宛平縣城的保安隊就不許我過蘆溝

橋去看二十九軍有否撤退。但是我的任務一定要查出這個問題，於是我只得繞路而走。

不是兵是人

我出城平縣的東門，由田間向南行，到河邊，忽聞槍聲。我呆住了，我又不明瞭日兵究在何處。突然從田間跳出一個兵來，槍對着我，我又不懂他究竟要我怎樣。後來他叫我前進，我上前到他的身邊，對他說明，我們是美國人；他立即笑起來說：「美國人是我們的朋友！」並向我道歉，也告訴我過河的方法。

我到了河邊，約離蘆溝橋二華里，正想過河的時候，對岸有二三個喊着問我要做什麼，我也喊着回答說：想過河；起初，他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後來他們倒爲我把石擲到河裏去試探那一處河水較淺。他們又很快的問了他們的長

官，並且下河來，扶助我過了河。

二十九軍沿着河岸掘好濠溝，成V形，每一條濠溝約有六尺長，五尺高。當一個兵跑到長辛店去詢問長官，一個美國新聞記者來採訪消息的時候，我就跟一個青年軍官，坐在樹蔭下談天，至於談到哲學，婚姻，和戰爭。

他四歲就上學，十四歲進馮玉祥軍隊入伍，談到軍人生活，他說：

「軍人生活是多角型的，有時好，有時壞。很少有私生活，也少有時間讀書。我曾讀過些英文，可是現在都忘記了，」

他沒有結過婚。他認為結婚與軍人沒有多大緊要。他又說：「我們的兵士都願作戰，但是我不敢斷定我們的長官是取何種態度！」

後來，另一個兵士護衛着我，過田間而進，他又申述：他們是絕對不怕日本兵的；他又將他的德國製造的新毛瑟槍舉起來給我看，說着：

我們現在有了新式的軍器，我們也知道如何作戰了！

他們是我有生以來所遇見的最愉快的，最有禮貌的軍人。

到了長辛店，街道很冷靜，全是軍人的區域了，從蘆溝橋退回來的第三團有一部份已在該處，車站上有一列火車，滿載着平民，預備開往保定的。一輛鐵甲車從南方開下來的也停在車站上。

我穿城而出。昨天的屍首都已經葬入棺木了，到了城門橋邊，一個兵阻止我前進，我把外衣脫開給他看：沒有槍械，就放我走了。到了蘆溝橋旁，沙袋堆積更高，且有木板撐着顯然爲防禦坦克車而設備的。二十九軍仍舊是駐紮在那邊。

平市的外僑

在北平城內的外僑怪有趣的，一般老僑民沉着住着，而一般旅行家則憂懼

合併。有兩個老婦人正在天壇去看風景，一聽見炮聲，就立即趕回旅館裏，再不出門。有幾位旅行家到了夜裏，到屋頂花園去聽砲聲，嘴裏還要說：「美國政府真是發癡了，怎麼會讓這種事件隨意發生。」

戒嚴令異常嚴肅，保安隊，警察，二十九軍，很不客氣的不讓居民在大街上行走，多只得從小胡同裏轉回家去。

我們不願加什麼批評或解釋——在軍政界都是很悲觀的，我之所謂悲觀是他們恐怕不會有戰爭，本文刊出時，情形也許根本改變了

從豐台事件到蘆溝橋事件

由於新的蘆溝橋事件，不禁使我們想起了去年「六·二六」的豐台失馬事

件，與九·一八的豐台中日兩軍的衝突，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義，追述過去，惕勵來茲，我們把過去在豐台發生的這兩件事追寫一下，也許不會是多餘的。

先說豐台失馬事件，去年六月廿六日晨九時許，廿九軍卅八師馮治安部一部，由張垣調駐豐台，因火車鳴放氣笛，致有軍馬五匹，被驚奔逸，竄入正在建築中之日兵營內，當被日軍扣留，看馬士兵追至，向值崗之日兵交涉，當被拒絕；旋日軍大尉副官小川原野出面干涉，並將馬夫毆傷，同時日兵多人，竟持械出營，如臨大敵，經華軍軍官竭力制止，事態始免擴大。翌日，華軍馬廐忽來一韓人，自稱此馬廐係本人所買，不能作馬廐，須立即移出，華軍軍事出離奇，置之不理。詎該韓人竟出短刃動武，旋有武裝日兵到來助威幫打，雙方乃發生械鬥，各有負傷。出事後，中日雙方均派員前往調查，日方調查的軍官

竟謂華兵入日兵營房，實屬「侮辱日本國家」，但不知日人對華人的無理取鬧，是否侮辱中國國體。冀察當局以此事實在日本，爲不願擴大計，經多次之交涉，不惜委曲求全，以撤兵了事，才算解決。廿九軍馮治安部卅七師一〇九旅二一七團第三營長崔蘊秋部隊約六百人，於七月一日晨由豐台撤退，調駐平西頤和園之營房；以同師三二〇旅蔣華延部隊約六百人，移駐豐台。宋哲元並於二日晨赴豐台對該營士兵訓話，勉以忍辱負重，顧全大局，以後力避發生事端。於是，豐台失馬事件，在有利於日人的條件下，總算「圓滿解決」。而從此日軍不但在豐台可以建兵營，而且積極從事於築炮壘了。

其次我們再說九·一八之夕的豐台事件。九月十八日下午六個許，中日雙方軍隊，列隊行軍，相遇於豐台正陽街，因彼此不肯讓步，日騎馬軍官三人，突向華軍隊伍衝下，華軍士兵數人被馬踏傷，連長孫香亭，亦被日軍擄去，日

軍並包圍華軍，企圖繳械。於是形勢頓趨嚴重，雙方均增加部隊，形成對峙形態。平津電話，亦暫時中斷。中日兩軍相遇於豐台大井村地方，日軍即開槍射擊，華軍亦還擊，旋即各自退去。豐台各重要街衢及宛平縣駐豐公安局，當爲日軍佔據，豐台營房亦爲日軍包圍，故當時之豐台，實已形成恐怖世界。事後，宋哲元派卅七師副師長許長林，廿九軍參謀周恩敬，日方亦由田代派英井前往豐台，經數小時之交涉，雙方始於十九日晨十時撤兵。旋由卅七師副師長許長林，日軍聯隊長牟田口，各率軍隊交換敬禮，互表歉意，並各發以後「親善」訓話而散。華軍連長孫香亭亦被日方釋出。豐台事件，至此始告解決。至於解決的條件，是駐豐台的華軍二營五連，調駐豐台迤南之趙家村，以避免兩軍再發生衝突。於是，駐豐日軍附近，已無華軍蹤跡，而豐台幾成爲日軍所有矣。

若把上列二事與今次事件作一對照，則今次事件發生的原因，已不言可

喻。明白點說，日軍又欲以此事爲藉口，向華方有所要求，如果華方願意讓步，答應日方的要求，則事情比較容易解決；不然，則事情將演變到如何程度，此事尙不能預斷。不過，日方這種無理的要求，是沒有止境的，如果華方步步退讓，則無異給敵人造機會，中國之前途，將不堪設想。

蘆溝橋事件之成因

日方蓄意挑釁已非一日

演習目標在佔宛平縣城

蘆溝橋在廣安門外西南二十里，爲平西名勝之一，扼平漢交通孔道，其東豐台，又爲平漢北寧兩路接軌處，四年以前，宛平縣始移治蘆溝橋，縣府在橋

西，城垣不甚大，但尙堅固。自去年日本在華北增兵後，迭在豐台建兵營棚場，進而謀在蘆溝橋作同樣設備，縣長兼專員王冷齋，周旋應付，煞費苦心，卒獲保持土地之完整，遂爲日方所痛恨，此爲事件之遠因，最近又以此間當局久滯梓鄉，交涉失其對象，而國大代表選舉遵令進行，復予以多少刺激，乃欲造成恐怖局面，以達壓迫當局返平之目的，此爲事件之近因。邇來日軍頻頻在蘆演習，且皆實彈露營，人民已司空見慣，但至七日夜間，人數忽增，至八日晨三時二十分左右，忽散開成爲散兵線，以宛平縣爲目標，向西急進，至距離約百米時，竟發砲鳴槍，衝鋒前進，於是事件之衝突，遂開始矣。記者於八日晨曾一度赴當地視察，因該縣城四門緊閉，東南城角且有日兵甚多，故無法入城。據探悉當日軍向我進攻時，我方初猶疑係日軍演習，及其愈迫愈近，有意挑釁，始知係欲槍奪縣城，當卽起而應付，爲正當防衛計，予以還擊，因縣城

甚小，苟不抵抗，即將不保也。日方見我抵抗，更以小鋼砲小過山砲轟擊，其目標在奪取蘆溝石橋，進取縣城，自八日晨三時半起，至八日晨七時五十分，槍砲聲不停，我方死者約六七十人，附近大井村一農民，且無辜被日軍斬首。日軍方面據傳死准尉一人，一少尉負傷，自八時以至十一時，爲雙方接洽調停之時間，十一時我方以日方所提先撤兵條件不能接受，日方乃又開始攻擊，至十二時始復停止，直至下午六時雙方尙在對峙中。此關於日軍向我軍挑釁之經過也。至於我當局態度，固希望和平解決，但決不能接受日方先撤兵之條件，故交涉雖在進行，有無結果則未可知，惟民衆憤慨，士氣旺盛，守軍咸抱與縣城共存亡之決心，北平市內人心亦極鎮靜，雖八日晚八時即宣告戒嚴，但道路行人絕無張皇驚慌之色，蓋平津民衆已習於此等生活矣。

蘆溝橋事變分析

一 敵人爲什麼要發動侵略戰爭

(1) 日本國內有識之士，在去年曾經說過：中國內部正由一盤散砂狀態變爲漿體，若再加緊壓迫，即將成爲固體。在西安事變以後，日政府亦有此種認識，所以佐藤外交，便以甜言蜜語掩蓋露骨的侵略，在國際上得到了糖衣毒藥的榮譽。廣田再度出任外相，亦高唱其「對華新認識」的調調。他們一方面暫時以經濟提攜代替軍事侵略，另一方面則靜觀我國內部的變化及利用親日漢奸製造內戰，以破壞我國的和平統一一致對外的局勢。但是客觀的事實，却使敵人的企圖完全失敗了！不但我國的內戰沒有再起，而且全民族的精誠團結，日

益鞏固，廬山談話的召集，更說明中華民族抗敵救亡統一戰線的結成已達到了表面化的階段。這一來，使我們的敵人看清楚了；在目前要滅亡中國，糖衣的毒藥固不能生效，而分化政策也不能如意。發動新的戰爭，實有萬分的必要。所以敵人侵華祕密文件上說：「今日中國內部統一，方將告成，而若干份子，如某某某長某某，及某某某主席某某某等，正力謀掙扎，故再分化該國，或在皇軍駐在區域內樹立親善政權，更急需新戰爭以扶持之。即日發動，已嫌稍遲，況待彼國內統一完全告成乎？」（見犧牲救國臨時增刊第一號）

（2）我國抗敵救亡運動的高漲，（尤其是山西救亡運動的白熱化與察北民軍的蜂起）也使敵人要發動新的侵略戰爭。因為在以前敵人可以利用某些親日勢力來鎮壓所謂「反日運動」，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勢力敢公然替敵人做鎮壓工作了，所以敵人便親自出馬，——而且用武力來撲滅「反日運動」了。所以敵

人說：「對中國全國救國會，應予一網打盡，不限于若干上層份子之判罪」（見全上）。

（3）我國外交之轉趨強硬，也使敵人要瘋狂地發動新的戰爭。王外長對日記者的談話，說明要取消冀東察北偽組織，及以杜絕走私爲中日外交談判先決條件，更使素來從心所欲的敵人「難以忍受」。

（4）冀察當局不但拒絕了敵人冀東化的要求，而且日益表明與中央一致，亦招致了敵人的嫉恨。敵人實企圖用軍事行動來威逼冀察當局再度就範。

（5）敵人所高唱的經濟提攜，不但迄今尙未收到預期的效果（見玉經濟考察團來華，差不多是空手回去的）且在許多地方，不能順利進行（如修築津石鐵路已受到鐵道部的抗議）。這使敵人覺到了經濟提攜的實現，必須以軍事進攻之勝利爲先決條件。

(6) 敵人看見我國外交之相當勝利（如英美借款的成立），不免發生相當恐慌。它深恐迫至我國外交——即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外交或利用國際矛盾，而與英美等取得聯繫的外交——完全成功以後，不但不能在國際上孤立中國，以便獨自吞併，而且在國際同情援助之下，將使日本大陸政策全部敗北！所以敵人便在我國外交路線尚未完確立之前，先行吞併中國，摒英美等國於中國之外。

(7) 目前敵人似乎覺得所謂以華制華的政策（例如利用偽匪軍進擾內地，擴充傀儡政權），及所謂不戰而勝的政策，已失去時效（尤其是在綏遠失敗以後），所以再度採用直接軍事進攻的政策！

(8) 敵人內部的矛盾，更逼得敵人不能不來一次軍事冒險！「帝國（指日本）內部現正痛切體驗準戰時經濟體制之諸多矛盾，生產力之不足，生產設備

之不足，原料之不足及蓄積之不足，凡此皆需開始新的戰爭，俾有所補充。而國內不穩勢力（似指革命勢力）之高漲，罷工之狂瀾，亦需發動對外舉國之戰以期平靖」（見全上）。

二 這次事變的意義

（一）蘆溝橋事件，絕對不是偶發的中日衝突。而是敵人有計劃的挑釁與進攻。我們在敵人祕密文件上發現敵人早已決定，對我採取全面的進攻：

● 冀察戰線，以重兵駐守平津，形成華北戰爭之支撐點，再以精銳沿津浦平漢兩線南下，與青島登陸部隊會合於濟南或開封，而遮斷隴海路，一面以重此兵駐守保定或石家莊，待機進攻山西，同時阻截中國軍隊從河南北上，此外則尤須封鎖華北海口青島塘沽等地，並截斷中國與東北各匪軍，（義勇軍）之聯系。

①西北戰線，以精兵開始運動戰，實行包圍戰略，進而搗毀內部各都市，如運動戰成功，則立即在綏、陝、寧、甘、青等省樹立親善政權，同時遮斷中蘇連絡，然後直驅陝西，與翼察戰線之皇軍會師鄭州，而巧妙地避免列強之干涉。

②青島及塘沽戰線，兩者均為皇軍佔領華北之捷徑，以佐世保為中心而使海陸軍登陸後，即從青島沿膠濟與滄石線而直搗太原，或從塘沽沿津浦及滄石線抵并。（見全上）

(2) 因此，蘆溝橋事件，絕對不是局部或地方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如果蘆溝橋落入敵人手中，則敵人利用豐台與蘆溝橋，即可使北平和外界斷絕聯繫。事實上平漢路即受了敵人的控制。保定石莊固然不保，即山西也有絕大的危險。一句話，即是蘆溝橋之失守，對於整個華北的存亡有決定的影

響。華北不保，整個中國也將不能存在，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3) 據上面文件看來，敵人稱兵華北，顯然是企圖截斷我國內部力量，與東北義勇軍及察北民軍的聯繫。

(4) 以既成事實來控制我國政府，是敵人慣用的政策。這次蘆溝橋事件，也充分表現出這種意義。

(5) 在目前情勢觀之，在我方講：是民族存亡已到了最後的關頭；在敵方講，則已到了不進則退的地步。敵人早已要脅我國應在戰爭降乎當中選擇一條路走！現在敵人已用戰爭來強迫我們選擇自己的道路了！即是敵人已逼迫我們弱國走上抗戰的道路！

(6) 這次二十九軍的抗戰，沒有問題的是一種守土抗戰！所謂「與蘆溝橋共存亡」，或「城存俱存，城亡俱亡」的壯語，充分表現出守土抗戰的精神；不

過我們又要認識，守土抗戰到底，便是收復失地的開始呵！所以這次的抗戰，可以當作守土抗戰在更高階段的發展，也可以當作是收復失地的起點！

三 戰爭的前途

(1) 這次的戰爭，有兩個前途擺在我們面前；一是和平解決、一是繼續擴大。這兩個前途，都要由敵人自由選擇。

(2) 第一個前途，又有兩個實現的方式：一是敵人退却，一是我國屈服。我們當然要爭取第一個前途，堅決反對接受敵人的條件。

(3) 我們是願意和平解決的。但和平應是有條件的和平。條件很簡單；敵人在華海陸空軍應從中國全部撤退（起碼華北駐屯軍要全部撤退），取消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取消察東察北偽組織與浪人走私，作為議和的基本條件。如果辦不到這點，則類似事件，將不斷的發生。誰也不敢保證敵人不憑藉上述許

多特殊權利再度挑釁。

(4)不過，我們相信敵人是不達目的不干休的。全線退却，更談不到。那末，這樣就要看我們自己是否願意做亡國奴來決定了！我們不願意做亡國奴，便只有流盡最後一點血去和敵人週旋了！

下：爲生存而抗戰

華北的砲聲與全民的任務

華北的砲聲響了，華北的危機爆發了，全中國人民被這無情的轟擊驚醒了，中日間相持甚久的沉悶局面也被打破了。情勢的發展自然愈趨嚴重，但是這嚴重的發展向我們所提出的要求，更簡明得多了。斬釘截鐵地剝奪了我們猶疑的機會，它已不再給我們考慮的餘地了，它要求我們即時決定選擇「戰」還是「降」。

事情決不是突發的，也不是偶然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深謀遠慮，由來已久了。遠自九一八的時候，隨着東北的掠取，早就存下了擄奪華北的陰謀；繼以何梅協定的訂結，冀東的「特殊化」，一九三六年五月的增兵，豐台的獨佔，

察北的侵入，以及綏東的攻掠等等，無一不是存心攫奪華北的計劃的步驟。對於在這種形勢之下的華北危機，我們從來不敢加以忽視，每個中國人也都不應該加以忽視。

宛平事件祇不過是敵人的一个藉口，他的目標決不祇在宛平。固然宛平、蘆溝橋以至長辛店乃平西的要衝，過去在我國北洋軍閥時代，每一次內戰中，上述三地點都是必爭的處所，誰能夠奪取了這三個要點，誰便能完全控制北平。如今敵人的開始進攻，就以溝橋橋為起點，同時瞄準了宛平並兼及長辛店，其初步的計劃固顯然在取得平西的戰略地點，以切斷故都與平漢線的聯絡，使陷於孤立，但其進一步的目的，則在取得這戰略的根據以後，便於由平漢線南下，第一步達至石家莊，以控制山西，第二步進至鄭州，扼隴海線之中心，置於掌握（筆者並非故作危言，以聳聽聞，從敵人在鄭州祕密設立特務機

關及其特務工作的計劃和報告——被搜獲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有這個企圖的。這樣，他隔絕中央對西北交通，阻攔對晉綏的後援，將來再犯綏遠時，使晉綏祇能以孤軍應戰，而令自己易於「得手」。於是華北五省「特殊化」的陰謀便藉以「實現」。

我們從來不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作過低的估量，也從來不敢希望他能放棄其對華侵略的政策。雖然他有時也不免要暫時和緩一下，但是我們總覺得他那和緩就是急進的準備，一個大陰謀的醞釀，而決不是什麼對我「有利」的政策改變。日本內部的政潮雖然也層出不窮，但那是敵營內部侵華領導權的消長之爭，而決不是由於對華侵略的不同之見。九一八以來，日內閣已更迭了不知多少次，而每一次的更迭總要引起我國朝野甚大的衝動和對於我「有利」的推測，但是日本每一次新閣產生，其對華侵略總也有一個新步驟出現，而把

我們「有利的推測」打得粉碎。這是歷史的事實給我們的昭示，是我們的血的經驗。帝國主義者都是一邱之貉，近衛文麿，決不比廣田弘毅和林銑十郎等輩客氣些。

去年西安事變勃發，敵人雖曾想利用這事變造成便宜於其侵略的中國大混亂的局面；但是恰恰相反，西安事變却是我國內政前好轉的一個契機。這個事變促進了我國的和平統一，奠定了全國上下各黨各派各階層團結的基礎，強化了中央政府的領導權，而抗敵禦侮的準備也日益積極化、具體化。在這個時期中，對於中日問題，我政府採取了較強硬的態度，確立了不妥協、不讓步、不損主權、不失寸土的政策；尤以中央爲了智能動員而邀請全國名流舉行廬山談話，爲了實施憲政而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以樹百年之基，這些都顯示着中國是在對內完成和平統一，對外爭取中華民國的自由和平等，民族的獨立和解

導的道路邁進。這是全國人民所擁護的，甚至是全世界具有正義感人的大所歡迎的，但却是懷有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忌刻的、所恐懼的。他不僅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和平的統一，阻撓我憲政的實施，更培養着大批大批的漢奸派遣到我國各地，從事搗亂，圖謀不軌。而冀察當局和中央的接近，對異族的威脅表示抗拒，「經濟提攜」的擱淺，津石路建築的否定，尤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深感不安，而圖有所報復，因此我們不妨說：此次敵人在華北的襲擊，顯含有試探的意味，試探我們的統一、團結、準備、強硬等等究竟到了若何程度。如果在他看來尙覺十分軟弱，那他當然可以得寸進尺，如果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強硬，則他必將出之以更嚴酷更毒辣的手段。但我所謂「試探」決不含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將「適可而止」的意思。那是說對付這試探，如果我們讓一步，則敵人必進十步，如果我們堅決抵抗，則敵人必更惱羞成怒。因為所謂「皇軍」

是不肯丟臉的。

至於此次事件的國際原因，我以為和不久以前喧騰過一時的英日對華談判大有關係。由于中英關係日趨良好日益親切，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大受掣肘，因而日本爲使其侵華順利起見，他便大施其鬼蜮伎倆，從中挑撥離間，使我國外交陷於孤立。而在英國，初本無積極援我的意思，祇因日本帝國主義過去過於自私，過於專橫，英國會再三欲與日本妥協，都遭遇到無情的拒絕，這纔逼得英國無路可走，而不得不轉而求其次，向中國表示支持。假定我們說日本對華政策有所改變，那就是在對華政策中的對英部分有了改變而已。他似已覺得過去對英政策是錯誤了，他現在已一改過去的專橫而出之以利誘了。他提出了「日本華北，英國華中，華南」的口號，以離間中英關係，他不再以「東亞安定勢力」自居而開罪「盟友」了。因此我們說，此番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華

的進攻，未始非英國所默許。雖然英外相艾登一再聲明「英日談判決不損害我國主權」；但是在我看來惟其這談判有損害我國主權之處，纔使得英國紳士有聲明之必要，藉聲明以爲掩飾。

眼前或最近將來的發展我們可能看到的，在敵人方面，大體上是採取着這樣的政策：即敵人對蘆溝橋的佔領及宛平的我軍撤退是不肯讓步的。他的遠大的陰謀暫且不說，他的第一步却在孤立故都，思不費一槍一彈而把北平「特殊化」。我們總還記得不久以前，日本帝國主義曾圖把「冀察冀東化」，但是他覺得冀察當局不易就範，於是便改弦易轍，喊出了「冀東擴大化」的口號。我們又記得在宛平事件的前夜，報載殷逆汝耕，密派漢奸多名混入平市圖謀不軌的記事。因此，我們說敵人企圖把平市也劃入冀東區，或者嗾使殷逆把偽自治傀儡政府遷入平市，也不是不可能的。果如此，則擁有盛大文物遺產的故都將

不爲我所有，將成鐵蹄蹂躪下的地獄，天津已在敵人掌握之中，平津一失，華北便危殆了。

我們忍令華北喪失嗎？我們忍令我們的祖宗歷代建都的平市落入異族之手嗎？我們能忍視我們祖宗的墳墓一任敵騎踐踏嗎？不能，不能，萬萬不能！我們誓不讓敵人侵入故都，決不讓敵人有損我絲毫主權，我們要抵抗，爲國土主權而抵抗，爲民族生存而抵抗，爲祖宗基業而抵抗，爲文物遺產而抵抗。

我們極端贊同並擁護二十九軍的抗敵政策，我們認爲二十九軍不僅要爲他們自己的駐防區域而戰；應該爲國家主權，爲民族的光榮而戰。不僅是爲不失寸土而戰；而應爲收復失地而戰。我們不希望二十九軍以河北爲墳墓，墳墓是死路；應該以河北爲生存線，以全中國爲生存的地盤。不僅爲本軍的生存而戰；應該爲民族的生存而戰。我們擁護二十九軍的抗戰，全國的人民準備犧牲

一切身家性命財產力援二十九軍的抗戰。二十九軍應即以收復豐台收復冀東爲此次抗戰的最低任務。

我們擁護中央不妥協不讓步，不接受任何條件，不許退後一步的政策。但是我們希望中央不必恐懼於事態的擴大，不必求暫時的和平；敵人正希望我們不願擴大事態，希望我們維持暫時和平，好讓他去擴大事態，好讓他去破壞和平。我們應以擴大事態來對付事態的擴大，惟擴大事態，抗戰始能深入，惟抗戰始能保障和平。我們主張中央應即出兵華北，以爲二十九軍之力援；我們希望中央諸軍事領袖即時親往前線指揮；我們願聞全國動員令的頒佈，全國人民應準備一切聽候中央調遣。我們主張我方應即向日本方提出反要求，要求交還豐台，交還冀東，制止走私，撤退華北駐軍，最低至辛丑條約許可的數額，交還察北；取消偽滿交還東北四省；否則應即宣戰。

我們希望廬山談話更能廣泛，所邀請出席的人物應更普遍，所討論的問題應以抗戰爲中心，應以最大的民主賦與人民，應決定及早實施憲政，以發揮民衆的潛能，求抗戰勝利的保證。

我們主張我國的外交政策應即改變，我們應反對英日對華談判或至少監視該談判不得以我領土主權爲犧牲，我國應即參加國際和平陣線，贊成締結太平洋安全公約，並即出面主張即時召集太平洋安全會議。

全國人民應即出動擴大抗敵宣傳，通電響應，募捐援助，可能的話，應即組織義勇軍、自衛團，防止漢奸的破壞搗亂，北上參加抗戰。這個時候，正是這個時候，是強化民族團結的一大契機，是我們民族力量的試金石，是爭取民族解放的開始，願全國同胞以全力赴之。

北方的烽火

北方燃起了烽火，預告東亞的大時代將要到來。

事情是這樣：本月七日之夜，日本在豐台的駐軍到蘆溝橋郊外演習，在演習之後，自稱失迷一人，擬進宛平城內搜查，守軍以在深夜，無法查找，未允其入城，日軍遂開砲，衝突以起。時在十一時四十分。該地係二十九軍馮治安部駐守，駐軍以日軍無理挑釁，不得已予以抵抗。日軍圍攻宛平縣，炸毀蘆溝橋梁，我軍損失頗重。衝突延至翌晨，九時許暫停，十一時復戰，時斷時續，至九日晨二時後停戰。緣天津方面中日兩方議妥和平解決辦法，雙方軍隊各自蘆溝橋一帶後撤，而以石友三部之保安隊接防宛平。我方已完全照辦，石部保

安隊亦於九日午後四時接防宛平縣城。不料日軍却佯爲撤退，遺留部隊二百餘名於蘆溝橋東北之五里店，繼則調動大部軍隊千餘人集結於蘆溝橋東北三里許之大瓦窰，於十日下午六時起，連續向我蘆溝橋駐軍猛烈進攻，同時並調關東軍進山海關，絡繹向平津進發，事態復趨嚴重，我軍遂不得不予以抵抗。這個衝突，由十日晚綿亘到十一日午。日方旋放出不願事態擴大的空氣，北平方面復進行和平談判，日方並發表我軍已完全接受其停戰條件，並傳日軍業已開始後退。乃至夜間十時後，衝突復起，且更激烈，十一時豐台迤南黃土坡方面亦發生衝突。迄本文刷草時（十二日午後），所得北方電訊謂，妥協條件已簽字，東京方面則擺硬臉，仍是和戰夾雜，形勢閃爍，而日本方面則活潑運兵，顯然是要利用閃爍的空氣，以爲緩兵之計，待大軍雲集之後，再行大舉。

我近來很爲東亞大局擔憂。看近兩月來的形勢，我覺得近衛內閣或將給東

方帶來危險。我在上月寫了一篇「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文章裏，對於中日問題的分析，曾說：「現在的情形很與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會不會選擇這個時機再來一個「九一八」呢？我以為很有這種可能」。我何以會有這種感覺呢？則是歷史經驗及目前局勢告訴我的。歷史的經驗，日本到了一種困難本身不能解決的時候，便向中國衝；目前的局勢，國際多事，日本有可乘之機，日本本身的困難，及中國統一圖強的局面，這都是可以構成第二個九一八的條件。在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日本與蘇俄爲爭黑龍江中的兩個小島起了衝突，蘇俄的砲艦被擊沈，結果蘇俄縮頭忍耐，撤兵而去。這件事過後，我感覺華北恐怕要出事情了。黑龍江事件是日本對蘇俄的一個試探。她選擇蘇俄紅軍正興大獄的時候去試探。這一試探她成功了。蘇俄的縮頭，使她知道一些虛實，當她移其鋒於中國時，在某一限度內，蘇俄是不會出來管閒事的。

黑龍江事件如果是日本對蘇俄的試探，則蘆溝橋事件便是日本對中國的試探。她這一個試探有兩層作用：第一試探國民政府的決心，看國民政府的態度是否堅決，近幾年的軍事準備是否就敢拿出來用。如果國民政府態度堅決，各路動員援救河北，則她或者也下一個相對的決心，乘中國國防未大完成的時侯，拼一下，給中國一個打擊。其次，如果國民政府態度不堅決，還是走二十四年河北事件及偽自治運動時的軟弱老路，則日本可以不把國民政府打打算盤以內，單純的壓迫二十九軍及冀察當局，檢些實際的便宜，使所謂「華北特殊化」較比二十四年河北事件及偽自治運動時更進一步。

日本這次發動蘆溝橋事件的用意，我們看得很清楚。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應該怎樣應付呢？我以為第一中央的態度應該堅決，採取堅決而迅速的行動，從豫魯晉綏四路動員去援救河北。同時冀察當局及二十九軍應該澈底覺悟

一點，卽漢奸的路絕對走不通。宋哲元如果做了殷汝耕，以後將有吃不盡的日本氣，受不盡的日本罪，最後必至身敗名裂，毀了自己，毀了二十九軍。現在惟有堅決的在政治及軍事上與中央聯繫在一起，把個人及軍隊的生命溶化入國家民族的生命裏，武力來的，便和他武力拼；口舌來的，絕不聽他的誘惑及離間。我們不怕敵人的武力，最可怕的是奸人的說詞。我想奸人現在還可以對二十九軍進說詞，他可以說：「你們別太傻了，上南京的當。他們說抵抗，是預備犧牲二十九軍的」。這種奸詞最可怕。這兩天在砲火聲中，還不斷有和平談判甚至二十九軍已全接受日方條件的空氣，我很担心是奸人的說詞，給日本做緩兵計。故作閃爍的形勢，以弛緩中國的軍心，等到關東軍一切準備好了，再來做大規模的軍事壓迫。

有人或許對日本的決心大小估計不定，她是想局部試探呢？還是要大舉的

幹？我的看法，日本的決心可大可小，但我們不必多用心思在那種無把握的估計上，我們惟有以最大的決心，做大的準備，不辭往大處幹。這樣，如果日本沒有大的決心，則我們愈堅決，事情愈好辦。惟有大幹纔可以小了。如果日本真有大的決心，則是以大決心碰大決心，在軍機上我們可以不吃虧。假使日本已有大的決心，我們還隨着閃爍的形勢動搖，不積極做軍事的準備，而惟希冀萬分之一的和平，那我們便要吃大虧了。甲午戰爭時，日本自始至終以極大的決心製造戰爭，李鴻章則因循動搖，不在軍事上積極準備，而惟希冀國際調停的收效，等到日本準備好了，一砲擊燬高陞輪，整個戰爭隨之爆發，中國則步步落後，以底於慘敗，一着棋後，全局皆輸。這個歷史教訓，我們不要忘記了。

我不是不願和平，我是說，惟有以應戰的決心纔能獲得和平。我寫至此

處，耳邊還聽到和平的聲浪，眼中還看見日本方面傳來的和平解決的電報。我敢說，縱使這次蘆溝橋事件僥倖和平解決了，我們如果不在軍事上做大的準備，不久北方必還出事，且必更大。

北方的烽火燃起來了，預告東亞的大時代就要到來。我們若沒有充足的水，休幻想這烽火的自然熄滅。這烽火是我們的一個警告，我們應該趕快用血去澆滅它；否則，任它延燒起來，它會毀滅了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族是酷愛和平的民族，中國國民都是酷愛和平的國民，現在却到了以戰爭決心去保衛和平的時候了

算清了這四十年來的血賬吧！

此次日本在蘆溝橋藉端挑釁，夢想一鼓攻陷平津；幸賴吾廿九軍將士忠勇抵抗，卒未得逞；在此全國一致奮起的抗敵聲中，這裏我們來查一下日本歷年來的侵華史略。我四萬五千萬同胞起來和敵人清算這血的賬吧；

民元前十七年四月（一八九五）中日之戰，訂立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由日支配），割台灣，遼東半島及澎湖羣島於日，賠款二萬萬兩。

（民四）一月十八日，駐北京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國提出要求二十一條辱國條約。

同年五月七日，日本爲念一條件，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

同年五月九日，北洋軍閥政府大總統袁世凱承認日本所提念一條件。

（民十二）六月一日，長沙市民與日輪搭客突衝，日艦水兵登陸，鎗殺市民

三人，傷十數人，各地罷市罷工罷課，起而援助，是爲「六一慘案」。

(民十四)五月卅日，日人內外棉紗廠槍殺工人顧正紅，及南京路殘殺，引起上海罷市罷工罷課，是爲「五卅慘案」。

(民十七)五月三日，濟南中日軍隊衝突，日兵開槍射擊民衆與兵士，中國駐軍奉命退讓，日方調兵增援，中國戰地交涉員蔡公時被殺，是爲「五三慘案」。

(民二十)七月三日，吉林萬寶山朝鮮僑農受日人指使，強掘田農，引水灌漑，與當地農民衝突，遂引起朝鮮虐殺華僑的暴動，是爲「萬寶山事件」。

同年九月十八日，日軍深夜炸毀南滿鐵路一段，藉口中國軍隊破壞日本鐵路，突然開始軍事行動，奉軍在不抵抗命令之下徒手退走，日本比卽佔領營房，兵工廠，火藥廠等，黎明時日軍毫無阻攔的進了瀋陽城，佔領各重要機關，銀號及無線電台，飛機場，劫去軍器財物無算，在此狀態下，中國長官仍

下令不抵抗，日軍遂得同時佔領撫順，安東，寬城子，營口，開源，本溪等二十城市，只一夜失地千里，創世界史上未有的奇恥，以後整個的東北就在不抵抗政策之下，斷送給日本，這就是寫在中國史上血的紀念日「九一八事變」。

同年十一月日軍侵迫嫩江橋，馬占山軍與之大戰。

(民廿二)十月二日，日軍佔領錦州。

同年一月十二日，青島日僑暴動，日水兵登岸。

同年一月廿八日，上海日軍乘夜襲攻閘北，十九路軍士兵自動抵抗，日軍即調大軍來華，大肆掠殺，閘北遂成焦土，是為「一二八事變」。

(民廿二)一月三日，榆關(即山海關)被日軍攻陷。

同年三月三日，日軍進攻，佔領承德。

(民廿三)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情報局長天羽英二發表四一七聲明，反

對國際援華，獨佔中國野心至此完全暴露，各國爲此事紛向日本提出責問。

同年六月八日，駐南京日本副領事藏本突告失蹤，日方要求澈查，駐滬日軍艦即開抵南京，形勢極嚴重，其後藏本終於尋獲。

同年十月廿四日，日嗾使滿洲傀儡國實施煤油專買制度。

(民廿四)一月十八日，日關東軍發表聲明，指察東宋哲元部駐地屬熱河，將進行討伐，是爲察哈爾事件的發端。

同年一月廿二日，日軍及滿洲傀儡軍，向察東侵襲。

同年六月六日，因受日軍壓迫，中國河北省府及天津市行政長官均免職。

同年六月十日，華北當局承認日軍要求全部條件，中央軍退出河北省，東北軍調赴陝西。

同年七月九日，中國新生週刊，因登載「閒訪皇帝」一文，被日本要求，

除停刊外，編輯及出版人杜重遠，判處徒刑一年又二月。

同年七月二十日，日關東軍當局，爲滿蒙邊境糾紛事，向外蒙提出哀的米敦書，限十日答覆。

（民廿五）五月廿六日，日開始增兵華北，總部設津。

同年七月十日，大沽口日海軍陸戰隊登岸演習，與當地廿九軍兵士衝突。

同年七月廿三日，日本外海陸三省宣言如我國政府忽視日本特殊地位，則日本對華將益趨強硬。

同年八月十日，日軍兩聯隊開抵張北，綏東形勢日趨惡化緊張。

（民廿六）七月一日，日本改組偽滿傀儡國，各機關大權，悉操日人之手。

同年七月八日，日軍在蘆溝橋演習，突向我軍宛平縣防地進攻，解決途徑，未可逆料……

炮火下之華北

(全一册)

實價國幣貳角五分

編著者 陳國輝

出版者 華光書局

版權
所有
不准
複製

經售處 東方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

永華書店

中華民國廿六年八月初版發行

#16

752969

6
752969

